

盛世才於新疆四一二政變後之作為—兼論迪化第二次政變之起因

宋馭民¹、劉正瑜²

¹黎明技術學院數位多媒體系

²黎明技術學院數位多媒體系

cylu@mail.lit.edu.tw

摘要

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主政期間，舉措荒誕，民生殘破，引發維民動亂及馬仲英入侵。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白俄軍人所組成之歸化軍，發動兵變，縱兵攻擊迪化邊防督辦公署，並獲得由東北經蘇聯進入新疆之東北救國軍協助，以及總縮兵權之盛世才響應，驅逐金樹仁，史之謂四一二政變。之後政治丕變，盛世才出任臨時邊防督辦。中央得知政變發生，因應形勢，任命黃慕松入新宣慰，並擬改組軍事委員會以安政局。盛世才初任邊防督辦私心自用，不惜掀起對馬仲英之戰事，以抵制中央之意旨與宣慰；悍然發動迪化第二次政變，以反對軍事委員會之設置。中央迫於無奈，只得真除盛世才及劉文龍之職務，並取消軍事委員會之議。至此，確立盛世才獨攬大權局面，亦為日後之親蘇政策，開啟先聲，幾使新疆脫離中央而淪為蘇聯附庸。迪化第二次政變之手法，亦成為盛世才剷除異己之濫觴，逼使新疆淪為腥風血雨之慘域，對歷史進程影響可謂既深且遠。本論文比對相關人士之回憶性資料，嘗試釐清迪化第二次政變之緣由與目的，以還原真相，以為後世戒，並提供研究新疆現代史者以為參考。

關鍵字：新疆、盛世才、黃慕松、迪化第二次政變

1. 前言

新疆古稱西域，中原與之聯繫甚早，近出土之商武丁陵墓，其內發現產於新疆和闐之和闐玉，相傳周宣王會王母於此。漢朝深受匈奴荼毒，經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勵精圖治、養精蓄銳，至漢武帝武力大備，為求牽制匈奴，派遣張騫通西域，聯絡大月氏共擊匈奴，雖未能成功，但對於其他西域諸國之經略，而極盛於一時。後班超經營西域，開啟羈縻政策之始。而後中原多事無暇西顧，各遊牧民族乘勢而起，統治西域，而絲路之盛行，商旅來往頻繁促進中西之貿易。馴至唐武則天，再度將西域納入版圖，西域諸國均遣子入朝，以示忠矜。尤有甚者，于闐國王入侍唐王，客死長安，傳為尉遲姓之始也。¹雖至唐玄宗，安史之亂起，絲路斷絕，西域諸國對中原之朝貢仍

能維繫不斷。清初康熙年間，蒙古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部，該部乞援清朝，康熙親征擊退準部，然其退至新疆北疆仍叛亂不斷。清乾隆年間討平準部，正式將天山南北路納入版圖，並名之曰新疆，遷八旗、綠營入新，採軍府制，蒙設八旗，回立伯克。由於清本異族，對漢之戒心不敢輕除，禁止漢人插足邊事，限制漢人入新實邊，²因而缺乏促進實業及改善農產之人力，且政事不修、交通不治，致令新疆孤懸塞外，加以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等智識未開，一旦有事，內無以抗衡，外難於救援。迨至清同治年間，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於英國使與支援下，稱兵席捲南北疆，新疆淪為異域長達十數年。及至光緒年間，左宗棠力言收復新疆以保京畿，始擊滅阿古柏政權，將新疆建為行省，除部分保留舊制外，悉照內陸改為州縣制，省置巡撫縣立知縣。然新疆地處邊陲，農牧產品不足以支應全省軍政所需，糧餉奇缺，端賴內陸各省提供協餉，始能勉為支撐。

民國成立，軍閥紛起，內地及中央政府無力及無暇照應，一任新疆自生自滅。幸賴巡撫楊增新，勉力支撐，內奉北京政府為正朔，外和俄英強鄰於不墜，儼若獨立於中國之外之省份，與中央政府維持若即若離。³民國十七年(西元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楊氏通電歸附，受命任中華民國新疆省省長，於同年七月一日就職，遵行國民政府之法治與組織，形成統一之勢。然忽於七月七日遇刺，史謂三七政變或七七政變。⁴其因眾說紛紜，謠言四起，而兇嫌旋遭處決，金樹仁迅即接任，更添議論。國民政府以真相之不可得，僅能就現狀任命金樹仁繼任。之後中原戰起，無暇亦無力兼顧，只得任由金樹仁恣意胡為，至此新疆步向糜爛矣！

金樹仁於眾人質疑聲中，就任新疆省主席及邊防督辦。為確保其政權，大量任用親信、族人、同鄉、故舊等擔任要職。利之所趨，倒行逆施，終引發哈密

¹ 劉學鈞《新疆史論》，頁63，知書堂出版社，2013年。

² 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頁68，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³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頁34，國史館印行，1993年。

⁴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2613，蘭溪出版社，1980年。亦可見樊明華：《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頁20，自費發行，2001年。



之亂。哈密變亂始於地方官員之貪索無度，及改土歸流政策之不當，哈密維族人起而抗暴，變亂迅即擴大。金氏派軍鎮壓，致又引發種族屠殺，漢、維各族惴惴不安，人人自危。維族人難敵金氏軍隊，遂引時任三十六師師長回族人馬仲英入新。馬仲英棄安西，伺機入侵新疆哈密，戰事並擴及南疆，紛擾不絕如縷。金樹仁轉向蘇聯要求金援與軍援，簽訂秘密協定，⁵給與蘇聯經濟特權，更加荼毒新疆人民。

馬仲英勢力逐漸增大，包圍迪化，金氏政權危急，勤王之師集結迪化周遭。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帝俄時期退入新疆之白黨軍人所組成之歸化軍，⁶於省府秘書陶明樾、督署參謀陳中中等中層官員之嗾使下，藉口索取安家費，發動兵變攻擊督署，並獲得甫由蘇聯退入新疆之東北救國軍協助，以時掌握軍權之盛世才響應，推翻金氏政權，史稱四一二政變。⁷金樹仁見逐，西走塔城，旋即通電下野，五年之金氏政權宣告結束。盛世才因緣際會接任新疆督辦，為主政新疆之始，開啟殘酷血腥之統治，幾使新疆脫離中央而獨立，對新疆之歷史發展影響，既深且鉅，皆源自於四一二政變。

政變後之情勢未見好轉，馬仲英為患未減，戍守伊犁之張培元亦不服盛世才之僭位，聲言反盛。此時中央為了解新疆情勢，未如以往迅即發布盛世才之任命案，而於同年四月二十八日發表參謀次長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入新調解爭端與相機處理人事問題。⁸盛世才不滿中央之處理方式，不顧黃氏之調解，刻意發動對馬仲英之戰爭，親率省軍與東北救國軍，圍剿馬仲英。戰事頻仍之際，盛氏突自前線返迪，六月二十六日召開省府緊急會議，以謀叛之名，迅即將四一二政變首謀陶明樾、陳中及李笑天槍決，並軟禁黃慕松，此謂迪化第二次政變，或謂穢亂信件案件。⁹此一事件，確立盛世才統治與分離新疆之實。中央迫於無奈，發布盛世才為邊防督辦。此種方式與罪名，竟為日後各事件之藍本，屢屢藉謀叛之名，清除異己以鞏固政權，罹禍之人竟達數萬人之譜，即貴為蘇聯駐

迪化總領事、中央駐新大員等亦未能免，新疆陷入腥風血雨風暴之中。

此類案件遺留之史料甚少，大都存於各人回憶錄之中。本論文嘗試以迪化第二次政變為例，蒐集重要關鍵人物之回憶資料，重新審視其中攸關案件之蛛絲馬跡，發掘箇中真相，以了解事件經緯，以饜治史者。

本論文計分七節，除首節引言外，第二節就四一二政變經過與前後形勢，提供簡要說明；第三節則由中央任命黃慕松宣慰新疆出發，闡述盛世才之態度與引發盛馬大戰之緣由及經過；第四節敘述迪化第二次政變之經過，以及引用諸人回憶性史料，論辯發生之緣由；第五節則就諸人所述之疑點，擇要澄清與解疑；第六節將由政變對後續之影響，再論政變發生原因；第七節總結所論，提供全文之結論。

2. 四一二政變

2.1 四一二政變前後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省主席楊增新遇刺身殞，史稱七七事變或三七事變，¹⁰而身為疑似主犯樊耀南之後人則稱之為三七血案。¹¹由於本案疑點甚多，時民政廳長金樹仁迅即處決樊耀南等人，繼任為新疆省主席及邊防督辦，引發眾疑。金氏為維繫其政權，乃大量任用私人，舉措荒誕；並擅自與蘇聯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將新疆市場拱手讓予蘇聯，以換取蘇聯軍事援助；因而激起民變。

民國十九年春，陝甘地區大旱，災民湧入新疆，金氏以同鄉之誼，將維民耕種之熟地(已開墾之地)強分與災民，令原耕種之維民另行開墾荒地，積怨甚深。同年三月哈密回王病逝，其子聶茲爾襲爵，並親至迪化晉謁金氏。時哈密人內務科長鄧承昭建議藉機改土歸流，廢回王、分封地、免維人服勞役，金氏納其言，將聶茲爾留置迪化，哈密分為哈密、伊吾及宜禾三縣，回王采邑由當地軍政首長自行分配。軍政首長除將良田撥為己有，餘田另分予部屬，導致原耕之維民無處謀生。¹²原維民於哈密王領政之時，僅服勞

⁵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⁶ 蘇聯十月革命紅、白黨爭之際，白黨敗軍於楊增新時代進入新疆，由於均受嚴格訓練，戰力極強，平時仍由白俄將領領導，自成體系。哈密被圍期間，金樹仁接受建議，於民國二十年下半年，將之組成歸化軍二連，隨張培元東去剿馬仲英，而後擴充為二團，團長分為安東諾夫及巴品古特。民國二十二年再擴充為一旅。同年四月十二日發動政變，趕走金樹仁，推盛世才為臨時督辦。後遭盛世才解編。見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67，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⁷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055，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⁸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條，頁302，1978年。

⁹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57，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⁰ 有關楊增新遇刺主使人，傳聞甚多，然敘事均有漏洞，莫衷一是。有謂樊耀南不滿其未列省府委員，且人事一成不變，缺少進取心，遂起念取而代之。支持此一說法者甚眾。依張大軍著《新疆風暴七十年》中所列之省府委員名單，樊確名列其中，且仍掌理外交交涉。若論楊無革新之念，以樊資材之聰敏，不難想像楊無法抗拒中央對新疆事務之介入，何需急於一時而甘冒莫名之險。另謂係金樹仁主謀而構陷樊，或謂金、樊合謀而嫁禍樊，以杜悠悠之口。而樊明莘所著《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則曰馮玉祥密謀奪新。著者以為樊於對蘇外交交涉之精明與幹練，應深知政變成功與否在於軍隊之態度，樊既無兵又無黨，即使刺楊成功，絕無能力穩定政權，因此樊應代人受過，惟無證據耳。

¹¹ 樊明莘：《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頁20，自費發行，2001年。

¹² 堯樂博士：〈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傳記文



役無須交稅；改土歸流後，雖免除勞役，但必須納稅，適逢縣府強徵田賦糧款，激起維民不滿。民國二十年初新疆回民對金樹仁統治不滿達於頂峰，訂於同年四月起事，適於哈密東之小堡鎮(或謂小鋪鎮)，二月二十七日發生當地卡官¹³強娶維族少女事件，激起群憤。喀西木汗、和加尼牙孜、哈吉木等糾眾殺卡官、卡兵，搶劫槍械，哈密之亂於焉爆發。¹⁴小堡事件發生，卡兵與陝甘災民俱遭屠戮。匪首和加尼牙孜嘯聚亂民進入山區，並獲得俄蒙軍火支援。¹⁵

哈密亂起，金氏派省軍哈密師長劉希曾鎮壓，遭亂民伏擊，損失慘重。金氏以朱瑞墀代劉，及再派熊發有旅馳援。熊旅嗜殺，維民群起反抗，省軍屢戰失利，叛軍日益壯大，並推派時任省府委員之哈密維族人堯樂博士進京請願，盼中央施以援手。民國二十年六月，堯氏等行至肅州，與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達成進軍新疆之議。¹⁶

學》，第十二卷，第三期，頁 67-70。據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35 所述「十九年十月間，整理就緒，采地原由維族耕種者，准其領照承耕，未耕者，准漢民開墾」，與堯樂博士不同。按堯樂博士為維吾爾人，原在哈密經商，因精通漢、維文，楊增新初入新時，擔任翻譯，參與解決當時哈密亂事，亂平受楊增新任命，擔任回王警衛營營長，後升為回王府總管，在哈密地位甚為重要。遺缺則和加尼牙孜則繼任營長。金樹仁實施改土歸流政策，為防亂事並兼以攏絡，而任命堯氏為省府委員，時正為整理王田之主事者，負責清查地畝，其言當較為真實，故採堯說。而後哈密之亂、馬仲英入新、四一二政變等新疆大事，堯氏或直接參與，或間接涉及。國民政府歸附新疆後，擔任省府委員，亦為國民政府所委任之最後一任新疆省主席。陶峙岳投共後，堯氏接受國府任命轉戰新疆，兵敗後輾轉來台。

¹³ 所謂卡官係駐守卡倫之軍官，下領有卡兵數名至數十名不等。卡倫是為新疆較為特殊之編制，設於邊界負有守疆、維護治安、課金釐稅等任務。平時政治清明，卡官協助政府保護人民；一旦省政不修，反倒成為魚肉鄉民之工具。哈密之亂正因公卡官強佔土地、無惡不作所導致。

¹⁴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70-74。

¹⁵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謂「蘇俄經由外蒙古派來五個代表，來見和加尼牙孜，鼓其如簧之舌，極盡煽惑勾引之能事。其代表為江森達耳瓜(蒙古族)、羅森達耳瓜(蒙古族)、阿寶(哈薩克族)、哈森木(維吾爾族)及土爾的(維吾爾族)等五人，以江森達耳瓜為首席代表。」頁 110。「司馬義由外蒙回到哈密不久，江森達耳瓜就跟著來了，他帶來五百支水聯珠槍，彈藥充實，還有短棉軍衣和呢外套各五百件，無條件地送給和加尼牙孜。」頁 11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¹⁶ 依堯樂博士自述，係應維民之請，入京請願，以明「維民反金，不反中央」，企盼中央施以援手。但張大軍氏引馬仲英軍需予扶謂「堯氏確係專赴肅州邀馬入新」。兩者之間差異甚大，且涉及入侵干係。見張大軍：《新

民國二十年七月馬仲英率兵約五百員，由堯氏引路，夜襲星星峽，直驅哈密周邊據點東山，一舉擊潰省軍，俘獲大量軍械與糧草。與哈密毗連之鎮西(今名巴里坤)守軍聞訊，不戰而逃，馬氏兵不血刃進佔鎮西，遂進逼哈密。金樹仁聞聽訊，立派魯效祖接任東路剿匪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杜治國旅先行進兵瞭墩(位哈密西北)。馬軍趁杜旅立足未穩，一舉擊潰杜旅，省軍潰散，魯效祖撤回奇台，一時無力再戰。馬軍擄獲軍械無數，惟馬仲英於該役負重傷，而移兵沙泉泉休養生息，哈密等地之危機暫解。¹⁷

省軍於瞭墩潰敗，精銳盡失。民國二十年八月金樹仁急調伊犁屯墾使張培元任東路剿匪總司令，盛世才再任參謀長，並徵召歸化軍加入戰鬥序列。乏馬塘一役，擊敗馬仲英。馬氏率軍撤回安西、敦煌、玉門一帶整補，和加尼牙孜退入大山之中，哈密之亂暫告平息。此是為馬仲英第一次入新，但以失敗告終。¹⁸

哈密亂平，而時任軍務廳長金樹信，以張培元在哈密另有企圖為由，嗾使金樹仁調張培元回迪化，張培元知無法見容於金樹仁，而含恨直返伊犁。民國二十一年六月金樹仁以塔城都統黎海如代張，任東疆警備司令駐防哈密，並以盛世才、劉傑三為前敵總指揮。盛世才自民國十九年入新，至今始握兵權，轄下張毓秀、福全、楊正中三路及歸化軍三團。¹⁹

盛世才，字晉庸，遼北省開源縣盛家屯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 1897 年)。民國元年，盛氏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曾受業名報人張季鸞。²⁰民國六年(西元 1917 年)赴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民國八年，巴黎和會將山東青島交與日本，而日本公布二十一條中日密約，全國大嘩，激起五四運動，留日學生群起抗議，盛氏受推返國請願。²¹請願後並未返日，棄文從武，入廣東韶州雲南講武

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50。另據包爾漢回憶錄，謂「和加尼牙孜和阿里甫等人認為，他們在軍事上雖然連續取得勝利，但是省軍實力雄厚，日子拖久了，自己恐怕支持不下去，於是派都爾戈沙力到酒泉去，邀請回族青年軍人馬仲英前來支援。」亦以為專程請馬仲英入新，只是由堯樂博士改為都爾戈沙力。見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 133。按馬仲英係民國二十年五月始就任二十五師師長，旋即奉命開赴酒泉，以當時新疆對外之通信狀況，及叛軍之能力，是否迅即得知馬仲英之種種，而於六月派員迎接與邀請，頗為質疑。因此以為堯氏之說較為可信。

¹⁷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70-74；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 5 冊，頁 2763，蘭溪出版社，1980 年。

¹⁸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 70-74。

¹⁹ 同上引。

²⁰ 林正言：〈盛世才簡傳〉，《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 21-24。

²¹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 7，河南人民出版社，



堂分校。²²畢業後，由校長李根源推薦到東北第八混成旅長郭松齡(字茂辰)麾下任職。任職期間深受郭松齡重視，並娶郭氏義女邱毓芳為妻。²³

民國十三年，受郭松齡推薦，公費保送日本陸軍大學第四期。然民國十四年，郭松齡於瀋州舉兵討伐張作霖，反對內戰，意欲閉關休養生息，不問中原事。盛氏奉召返國協助戰事。張作霖獲日本協助，迅速弭平亂事，郭氏夫婦兵敗遭槍決，盛氏則潛回日本。張作霖對盛氏之行為甚為惱怒，因而停止其公費，幸得蔣中正之支助，方能完成學業。²⁴

民國十六年盛氏畢業返國，任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民國十七年任北伐代理行營參謀處第一科科長，北伐成功後，任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科長。²⁵時新疆動亂方殷未艾，金樹仁感軍事人才不足，遂派魯效祖為新疆駐京代表，並代聘請一二位軍事長才來新整頓軍隊。經由廣祿介紹，彭昭賢即以盛氏懷才不遇薦之。²⁶魯氏與盛氏晤談，相談甚好，盛氏同意赴新。²⁷

至民國十九年雙十節，盛氏偕眷與魯效祖經蘇聯至塔城，轉赴迪化。而金樹仁以其學歷甚高，恐難掌控，僅以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及新疆陸軍官校教官虛位饗之，意以自萌退意，而盛氏未為所動、隱忍待機。²⁸哈密之亂適與盛氏展露頭角機會，在新疆眾多庸庸碌碌將領之中，盛氏展現其軍事長才，揮灑用兵，使得金樹仁不得不重用盛氏，卻又導致金氏政權灰飛煙滅。

乏馬塘戰後，和加尼牙孜退入大山，於獲得俄蒙之軍事援助後，對哈密外圍據點，展開突擊，哈密一夕數驚。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劉傑三旅主力於八大石集結，準備一舉擊滅和加尼牙孜。然遭馬仲英部馬赫英率騎五十突襲，劉傑三陣亡，劉旅潰散。²⁹哈密附近僅餘盛世才所轄部隊，持續與和氏周旋。金樹仁即任命盛世才為東路剿匪總指揮，直取哈密。和氏不敵，與堯樂博士撤往南疆鄯善。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馬仲英派馬世明進入南疆，聯合和氏與堯氏並以牽制盛世才部，此是為馬仲英二次入新。民國二十一年底，馬仲英再遣馬全祿率部繞道天山圍攻迪化，金樹仁急調鄒團截擊馬部。民國二十二年元月(陽曆)鄒團慶賀除夕，突遭馬部襲擊而潰，大部被俘，馬全祿乘勢進攻迪化。金樹仁遂四閉城門，再調陳品修率部救援，馬全祿不敵，則避居迪化西南之妖魔山。金氏另調盛世才部回省城，並順道剿辦叛軍。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盛世才攻克托克遜，留陳品修駐防迪化南之達阪城，維持治安，自率餘部返回迪化。此時金樹仁於迪化握有三支武力：盛世才部、楊正中部與歸化軍。另甫由蘇聯入新疆之東北救國軍第二旅，由旅長鄭潤成率領徒手進抵迪化。東北救國軍作戰經驗豐富，訓練遠較省軍精良，其中少部分領有武裝，協助守城。³⁰

盛世才甫抵迪化，再向乾德縣進剿。四月六日盛氏自乾德縣返迪，再度奉命剿馬全祿等。據盛氏自述曰

當時復奉金督辦命令，除留南路剿匪總指揮陳品修所部，仍駐防達坂城，維持南部治安外，所有東路剿匪總指揮盛世才所部全部回聽候命令，擾亂迪化之回匪已向乾德縣逃竄，於是又奉命進剿乾德縣之匪。迨將乾德縣的回匪肅清後，乃又奉命進剿南山馬全祿、馬德祥回匪，正準備出發之際，而歸化軍巴指揮忽向金督辦邀求歸化軍安家費，並說要遲延一日出發。當時我請示金督辦，

1998年。另可見杜重遠：《盛世才與新疆》，頁32，生活書店發行，1938年。

²²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²³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86，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邱毓芳為邱宗濬之女。邱宗濬原為張學良之副官長，與郭松齡善，郭氏無子女，認邱女為義女，視如己出。有謂盛世才為謀郭氏之重視，而力追邱女。另有一說，盛氏喪妻，郭氏介紹邱女而結連理。

²⁴ 杜重遠：《盛世才與新疆》，頁33，生活書店發行，1938年。但據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一文則記盛氏係接受齊燮元將軍之資助，見《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二期，頁45-52。另據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一書則謂，盛氏運用郭氏夫婦託其保存之七千元，以及時任郭松齡參謀長魏益三，於郭松齡兵敗盛氏潛回日本之時所贈之二千元，度過日本之生活。見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6，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採杜重遠說法。著者以盛氏返國後，即任職國民革命軍而從杜說。

²⁵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60，蘭溪出版社，1980年。

²⁶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9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²⁷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²⁸ 同上引。

²⁹ 堯樂博士：〈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五期，頁54-58。

³⁰ 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東北守軍採不抵抗主義，大部退入關內。部分東北義勇軍於馬占山、李杜、蘇炳文、王德林等將領之領導，與日本展開游擊戰，大有斬獲，深得國內人民讚揚。而後彈盡援絕進入鮮卑(西伯)利亞。經中央政府與蘇聯交涉，遂安排自新疆入境。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東北義勇軍分批入境，正值新疆變亂正熾，金氏而將之留置新疆。統率入新之高級將領邢振清入伊犁，及由塔城轉伊犁之軍隊，併入伊犁鎮守使張培元所部；另一部則由鄭潤成經塔城轉迪化，此即為本文名為之東北救國軍，意圖速回中央。鄭潤成部進駐迪化未幾，即捲入四一二政變。待盛世才主政，已無法返回原籍。可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031，蘭溪出版社，1980年；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11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請全軍等候歸化軍一日，再行出發，而金督辦命我先率其他各路出發，不必等候歸化軍。我乃遵命於四月十一日出發，迨行抵烏拉伯(距迪化九十里)即宿營，等候歸化軍前來。³¹

孰料出發次日，隨即發生四一二政變。嗣因盛世才握有重兵且近在外圍，因緣際會出任新疆邊防督辦。

四一二政變發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由滯留於迪化之歸化軍，藉索取安家費為名所引發。斯時，歸化軍引兵進攻邊防督辦公署，守衛不及防，督署為歸化軍所佔領。從而導致金樹仁西走塔城，宣布下野；盛世才繼而為督辦。其對新疆歷史之發展，產生既深且鉅之影響。

金樹仁主政以來，倒行逆施，引發民變，並擴及全疆為之動亂。反金集團逐漸成形。時任省府秘書陶明樾、督署參謀陳中、航校教官李笑天聯合張馨、趙德壽等人密謀倒金，並說服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城防指揮白受之發動政變。³²盛世才甫自乾德縣剿匪歸來，金樹仁命令其再率歸化軍等，於四月十一日進剿南山(按位迪化東南)馬全祿。四月十日歸化軍旅長巴平古特面見金樹仁，要求發放安家費，為金樹仁嚴拒，巴氏揚言將推遲出發剿匪。出而與陶明樾等商議，決定四月十二日由歸化軍率兵進攻督署，驅除金樹仁。盛世才聞聽歸化軍延遲出發，遂請示金樹仁等候歸化軍一日後同行。金樹仁不准，盛世才率其他各部先行，而於迪化南約九十華里之烏拉拜駐紮，等候歸化軍會合同行。此時迪化城內除金樹仁衛隊外，僅有白受之轄下之梁、孟二團、歸化軍及大部分徒手之東北救國軍。而城外則由楊正中率部駐守。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歸化軍突以二百人佔領各城門以拒楊部，另二百人縱騎進攻督署。守衛不敵，金樹仁越牆而走，逃至西門公安分局指揮梁、孟二團抵抗歸化軍，並令調盛世才回城平亂，戰鬥持續入夜。當日晚，巴平古特召開緊急會議，組織臨時維持會推劉文龍、鄭潤成、朱瑞墀、李榮、屠文沛、陳繼善、李溶、宮碧澄、白毓秀、陶明樾、趙德壽、陳德立、陳中吳靄宸等二十二人為委員，³³共舉教育廳長

劉文龍為臨時省主席，東北救國軍鄭潤成旅長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時把守城門之歸化軍，不敵防城守軍梁、孟二團之攻擊，城外之楊正中部突入城中，戰況轉趨不利。原支持政變之城防指揮白受之因未能節制城防守軍，而遭歸化軍看管後槍決。為使新疆早趨穩定，鄭潤成接受陳中等之勸說，下令轄下孫慶麟團，領取武器後加入戰鬥，使戰局暫時轉危為安。³⁴金樹仁見勢不可為，移駐迪化城外西北紅山嘴，繼續指揮作戰。

歸化軍攻擊督署之際，航校教官李笑天駕機飛烏拉拜面告盛世才。盛氏立率所部直驅城北要地，於十三日凌晨抵達「一砲成功」。陳中與之會面，盛氏表支持革命，並砲擊紅山嘴。³⁵金樹仁見狀，救援已絕，遂一方面電調伊犁屯墾使張培元東來，另一方面於楊正中部護衛下西走塔城。十三日午，梁、孟二團防軍投降，迪化城內戰事結束。十四日第二次臨時維持會，接受鄭潤成辭職，推選盛世才繼任臨時邊防督辦。而張培元忌恨金樹仁之不義，以當地匪患為由，拒絕金樹仁之求援。³⁶金樹仁迫於無奈，通電下野，返回南京，政變於焉底定，開啟盛世才主新局面。

據身歷其境之吳靄宸(按吳氏來新籌組與主管慈善會，負責收埋各地曝屍)之統計，進攻督署之役，歸化軍計死十一人，傷十一人；督署之衛隊死十三人，歸化軍之死傷人數與衛隊相當。當晚聯合梁孟兩團開城引入駐紮城外之楊正中餘部，共約計千餘人，反攻迪化，與歸化軍、東北救國軍激戰一晝夜，雙方兵士陣亡三百五十餘人，其中歸化軍死五十三人，均由慈善會掩埋。³⁷戰況不可謂不慘烈，幸賴東北救國軍及時支援，方得轉危為安。

2.2 安民告示

金氏率部退去後，盛氏進入迪化。四月十四日維持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由臨時主席劉文龍主持，與會人員除第一次會議與會人員外，另增加盛世才、閻毓善、張培元、張馨、張明遠等前任官員，以及各族代表，會中推舉盛世才為邊防督辦。³⁸政變主要人員陶明樾、陳中、李笑天分別升任省府秘書長、督署參謀處長、航校校長，自始盛氏掌握新疆軍政大權。在會

³¹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71-272，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³²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77，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其中對城防指揮白受之是否參與政變，眾說紛紜。包爾漢依據金樹仁、楊正中等人之敘述，以為白受之於歸化軍進攻督署時，與金樹信同時被俘。但吳靄宸以其親身經歷第一次臨時維持會，時白受之在座。另據張大軍於其著中所述，白受之與巴平古特、陶明樾等合謀。因而認定白受之確曾參與。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7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張大軍：〈時來運轉巧遇政變喜劇—「蓋棺論盛世才」之四〉，《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二期，頁77-82。

³³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77-82。

亦可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4，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³⁴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4，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³⁵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7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³⁶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12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³⁷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4，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³⁸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77-82。亦可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4，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中通過十大綱領，謂一、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教育上一律平等；二、各地官員選舉依考試法錄取，不分省界及民族界限；三、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四、廢除金氏對人民種種非法不仁道的束縛政策；五、發展交通調劑各民族及各地方之生活水準；六、開發礦產，使新疆經濟獨立；七、輔助農民使農村經濟充實及具體化；八、外交歸中央；九、施行黨化教育；十、財政與中央統一。³⁹依此綱領，新疆於適切領導，將無疑走向民族平等、人民自由、發展經濟、歸順中央之途。維持會為免真相未明，致橫生枝節，派陳中攜劉文龍呈中央黨部政治委員會函、盛世才呈中央黨部函、劉文龍具名呈中央執行委員會懇請任命新疆省政府委員函，赴京報告，期以儘速核頒，改組新疆省政府。⁴⁰陳中行至莫斯科偶遇鮑爾漢，時接迪化電令，即返迪化接待中央宣慰使黃慕松，遂請鮑爾漢代繕呈中央新疆政變因果報告，郵寄中央後返新。⁴¹

盛氏初掌軍事大權，值此動亂之際，軍事力量為政治、社會安定之關鍵因素，盛氏之舉措至為重要。為消除軍事專權之印象，盛氏誓言絕不干政，維持軍事之獨立。第二次維持會後，臨時省主席劉文龍、臨時邊防督辦盛世才會銜布告曰

此後施政方針，悉剷除金氏之各種暴虐，解除民眾之一切痛苦，並依先總理手定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為各族民眾造共享之幸福。⁴²

獲得除張培元以外諸地方之支持。雖言如此，全疆仍處於分崩離析、顛沛憂患之境，新疆欲得和平而不可得，端賴盛氏承繼督辦後之作為。

2.3 政變後之形勢

四一二政變金樹仁見逐，劉文龍、盛世才分掌政、軍大權，雖誓言剷除金氏苛政，保障及改善人民生活，但暴亂威脅未除，反愈增愈烈。盛氏回兵解迪化之圍，接任邊防督辦，各地動亂仍熾，其控制區域東至奇台西達塔城之北疆一帶。而盛氏所掌握之軍隊，包括承繼金樹仁之省軍、與之共逐金樹仁之歸化軍、決定政變成敗之東北救國軍三支部隊。省軍戰鬥力差，皆源自於金樹仁之腐敗與無能。歸化軍由白俄入新軍人組成，戰鬥力與武器均強，但究屬傭兵，忠誠度不足，難保不重蹈四一二政變之覆轍；再者白俄軍人素與蘇聯紅軍形同水火，有礙與蘇聯關係之發展。⁴³

³⁹ 同上引。

⁴⁰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

⁴¹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2728，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⁴²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19，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⁴³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盛世才與蘇聯代表波哥丁於迪化簽訂秘密協定，協議三百萬金盧布貸款之軍火與戰時物資，及蘇聯派紅軍入新協助平亂。其中之條件之一，

東北救國軍為九一八事變後，抗日失敗退入蘇聯，輾轉徒手進入新疆之部隊，相較於省軍，其訓練精良，深具戰鬥經驗。因與盛氏有同鄉之誼，且受盛氏之大事攬絡，成日後盛氏戰鬥主力。首批入新之東北救國軍，即為因緣際會參與政變之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第二旅，旅長為鄭潤成。至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以前入新之東北救國軍軍為吉林自衛軍，計七批，除由邢占清率領之3500人，由張培元收編外，餘均進入迪化，合計約12000人，⁴⁴成為盛世才部之骨幹，除用以牽制歸化軍外，亦成為剿滅馬仲英之主力部隊。惜哉！東北救國軍既經坐大，生性猜忌之盛世才，又豈能坐視輕饒，多次引發政變謀逆之說，諸將領埋骨異鄉，已非本文所能探討者也。

自乏馬塘之役後，馬仲英即將所部大半撤回安西，休養生息。馬仲英並未忘情於新疆，所屬之馬世明部深入南疆，聯合堯樂博士、和加尼牙孜與當地維族，盤據焉耆及窺視至喀什噶爾之南疆地區。另支馬全祿則佔領「一砲成功」、妖魔山等據點進攻迪化，雖遭省軍擊退，然於四一二政變前，仍駐守迪化以南之南山，威脅迪化。馬仲英再令馬赫英部向哈密西北發展，控制由鎮西北沿外蒙邊界達阿爾泰南部之區域。四一二政變前夕，趁馬世明於南疆牽制盛世才之際，馬仲英進佔哈密，計領有區域東起鎮西(今巴里坤)、哈密，西迄鄯善、吐魯番，直至焉耆；北達阿爾泰；再加以馬全祿猶如利刃，隨伺迪化，對盛世才構成極大威脅。

七七政變之時，張培元因有功於金樹仁之攫取政權，而遠戍伊犁。馬仲英第一次入新，受命統兵擊破馬仲英，救金樹仁政權於危難。惟受金樹信之挑弄，憤而直返伊犁，未再返迪。四一二政變之時，金樹仁以張培元之態度不明，未敢就道伊犁，直驅塔城。隨令張培元增援遭拒，導致金樹仁不得不通電下野，所轄楊正中等部，為張培元整編。張氏對盛世才之作為，甚為不恥；以其原居其下，因緣際會竟至督辦，亦難以諒解，甚至水火難容。雖列名省府委員，但從未晉省述職。身居邊疆大吏，亦從未通電擁戴。⁴⁵惟

即為清除歸化軍首腦，可見蘇聯紅軍對白俄軍人之忌恨。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356，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⁴⁴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15，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於該頁之人數統計表，大都由當事者所提供，但其中仍有疑慮，例如由劉斌率領之吉林救國軍第五軍，於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入新，然同書中記載，劉斌已於迪化第二次政變之時，擔任督署參謀長，時間矛盾。是以東北軍入新人數仍有待商榷，但成為盛世才之主力，應無庸置疑。

⁴⁵ 國府外交部長羅文翰奉命視察新疆，並親至伊犁主持張培元就任第八師師長。曾與張氏暢言與盛世才合作之事，張氏答以盛若世才解任，任何合作均可，可見張氏對盛世才嫌惡之深。見張大軍：〈逼走羅文翰 同室又操戈——「蓋棺論盛世才」之八〉，《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82-92。



控制伊犁、塔城地區，距離迪化較遠，威脅尚未成形。然則與馬仲英時有往還之傳言，不絕於耳。⁴⁶盛、馬、張三股勢力鼎足而立，馬、張二部軍力大致與盛部相當，盛欲獨立擊敗馬、張勢所難為也。

3. 黃慕松入新宣慰

3.1 中原情勢

民國二十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成立偽滿州國，開始對華之武力侵略。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日本再度於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我軍奮起抗敵。同年五月五日中日雙方簽訂停戰協定。⁴⁷之後日本即將駐滬陸軍調至東北，復覬覦熱河與華北。民國二十二年元月三日，日軍攻陷山海關；三月四日，日軍進犯熱河承德，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棄職潛逃，日本兵不血刃進佔承德並直指長城，長城戰役於焉爆發。同年三月十一日，我軍二十九軍宋哲元部暨二十五師關麟徵部，分別重創日敵於喜峰口及古北口；三月十八日宋部劉汝明師，羅文峪大勝日軍，民心為之一振。⁴⁸日軍自始增兵進攻長城各口，情勢危殆；我軍遂調剿共部隊北上增援，形成對峙。四月二十一日日軍對興隆縣、古北口發動攻勢，企圖直趨密雲，進窺北平，華北、平津危在旦夕。我軍奮勇抵抗，傷亡慘重。五月十九日密雲失守，敵我於寧河、楊家嶺至燕山口一線對峙。五月二十三日日軍再聯合偽蒙軍，向西進攻懷柔，為我軍所阻，長城戰役結束。⁴⁹然威脅未解，直至五月三十一日雙方簽訂「中日停戰協定」（另稱塘沽協定），華北危局暫息。⁵⁰

是時，中央政府除須面對日本侵略之外，中共紅軍與日本之軍事行動互為表裡。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內憂外患，承受相當壓力。蔣中正為求黨內合作於年底下野離京，正進行之第三次剿共，為之頓挫，赤焰再起。⁵¹同年一月廿八日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蔣中正復職，續率軍對抗日軍。一二八事變停戰協定簽訂後，同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確定第四次剿共計畫，自次年年初開始實施第四次圍剿。⁵²然日本擴大戰事，參與圍剿之中央軍，陸續北調增援，而紅軍乘隙擴大叛亂，同年三月下

旬，第四次圍剿計畫遂寢。⁵³直至塘沽協定簽訂，華北情勢趨穩之際，同年稍後展開對紅軍之第五次圍剿。

3.2 宣慰使之任命

四一二政變發生之初，長城戰役正酣，紅軍叛亂方興未艾。中央左支右蹙，實難應付；士氣於連番挫折之下，萎靡不振，一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五月十七日於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會議所言，謂二十九軍

在喜峰口（按二十九軍重創日軍於此）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期如綿羊，驅之不動。⁵⁴

更因軍事敗退而民心激越，中央對於抗日、剿共政策又隱晦難言，再加以西南軍閥異心難服。時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政整會）」委員長之黃郛嘗謂當時之景況，「外有強敵，內有一把散沙能退不能進之疆吏軍隊，人言龐雜之黨，情感衝動之國民」⁵⁵內外交迫，可見一般。一旦新疆有變，中央處境更加困難，政權必將難以為繼，須審慎因應。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之態度，由同年七月十日於總理紀念週之報告可見端倪

我們要知道新疆事變，不是金樹仁趕走了，馬仲英打敗了，便算了事，還有幾件根本的善後工作，是要切實去做的，應該交給誰去負新疆善後的責任呢？就要看誰能夠做到這幾件事。……第一件外交要統一於中央；第二件軍事要統一於中央；第三件宗教要自由，民族要平等，是新疆善後的三大原則。誰能舉行這三大原則就把新疆交給他。⁵⁶

此時統一與安定為中央首要考量者，亦即劉、盛須接受中央統制，須為各民族接受。概而言之，新疆久懸孤立已久，最小限度必須維持軍事、外交事務受命於中央。推而廣之，新疆若能歸附中央，不啻鼓舞低迷之士氣與惶惑之民心，中央亦能順勢迫使各地軍閥聽從號令，此當為國家統一之重要指標。

政變後維持會中吳靄宸提臨時動議：「維持會既已成立，應公推數人起草組織法，一切務須合法，而最要則在當局之合法。」⁵⁷對於省府組成，吳靄宸紀錄曰

⁴⁶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338，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⁴⁷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條，頁195，1978年。

⁴⁸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27，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

⁴⁹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119，國史館，1995年。

⁵⁰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條，頁325，1978年。

⁵¹ 王逸之：《五次圍剿—國軍五次圍剿紅軍戰役始末》，頁54，知兵堂出版公司，2013年。

⁵²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條，頁202，1978年。

⁵³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117，國史館，1995年。

⁵⁴ 沈亦雲：《亦雲回憶》，下冊，頁477，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行政院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專責華北軍政事務，以應變局，委員長正為沈亦雲夫婿黃郛。沈氏於黃氏從公期間為其夫人保存史料，回憶所引資料，均有所據。

⁵⁵ 沈亦雲：《亦雲回憶》，下冊，頁451，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⁵⁶ 汪院長在總理紀念週一週要政報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南京中央日報。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71，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⁵⁷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李悟仙廳長詢問舊政府委員應如何表示？余謂照慣例省委與主席有連帶關係，似應總辭職，靜候中央處置。陶菊隱秘書長詢問政府委員十五人應如何產生？余建議將委員全體名單開送，聽憑中央處置。眾以為然，當即備具呈文，……，由委員陳中帶往南京，……。⁵⁸

此即督辦公署參謀處長陳中攜三函，赴京報告，其中臚列共三十七名之省府委員候選名單，呈請中央於中任命十五名委員之緣由。由此觀之，新疆有識之士仍以中央為重，聽候中央處置。中央此時順勢而為，不啻為一歸附良機。設若陳中持函晉京，對以開誠布公，婉轉陳辭，以陳中對劉、盛氏之了解、對中央之赤誠、對新疆內外局勢之認知，不難與中央共謀可行之策，雖難弭禍患於萬世，但應可避兵災於既發。歷史之轉捩點，常藏於細微，發於不意也，論者除扼腕浩歎，莫之如何。

當此之時，國家外受日人侵凌，內有赤禍與黨爭，國民激越之情溢於言表，示威行動、毆辱官員時有所聞，輿論與評論者為之張目，主政者承受莫大壓力。楊增新遇刺後，新疆半獨立問題甚為輿論重視，紛為文以誡。金樹仁主新期間，擅與蘇聯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將新疆天然資源與貿易市場，拱手讓與蘇聯，論者以為中央與新疆關係，必須改弦更張，再謀調整。⁵⁹新疆政變消息至京，輿論譁然。中央對新政策尚未有定論，《獨立評論》丁道衡謂，中央應採果敢處置，不可視為軍閥政爭所為，宜派大員急赴新疆改組，用以「宣撫人民，綏和各族，并令陝甘寧軍事長官，于必要時，得派軍隊護送前往」。⁶⁰新疆駐京代表張鳳九發表聲明曰：中央應迅派大員入新，並派大軍鎮壓。⁶¹《大公報》報稱：蔣與汪決派大員入新。《中央日報》則謂，事變發生原因在於漢回不睦，以及金樹仁苛政，而無反中央之情事，中央應擇大員入新宣慰，平息風潮。⁶²

由中央觀點，抗日與剿共，已耗盡全力，無餘力另派大軍入新，增闢戰場，徒增內耗之譏，此時除派大員宣慰外，似無良策。遂於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國府發表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⁶³然中央基本態度，必

須適時申明，故而有五月二日行政院通過致新疆省府委員之電曰

最近新疆事變，金主席引咎辭職，已經照准，中央現正慎簡賢能，勤求治理，仰各該委員廳長等會商維持省政府事務，和輯軍民嘉靖地方，是為至要。⁶⁴

此電一出，新疆為之震動。其意甚明，以劉、盛之能，難孚中央所望。行政院長汪精衛確擬以黃慕松主新，此證諸蔣中正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覆汪精衛之電

有(二十五日)電悉。慕松(按指新疆宣慰使黃慕松)主新，弟甚贊成，惟此時是否太早，似宜徵其本人同意，何如？軍事方面，設整委會與依照暫時編制名稱，弟均贊同。或以君任(羅文翰)主新，是否相宜。果於新省內部不另生枝節，比自願往，則慕松另與名義，當不成問題。如何？請裁核。⁶⁵

蔣氏則以為為時尚早，且宜徵得黃慕松同意。以當時蔣中正聲望之隆，重要人士未經蔣中正首肯，必難成行。汪氏徵詢蔣氏之時，黃慕松已在新，此一人事案黃氏應不知情。然與此同時，謠言已發，另擇賢能或以黃慕松主新之說，為之甚囂塵上。有權謀如盛世才者，必生異心；有敦厚如劉文龍者，難掩惶恐。新疆人事紛爭，引發動亂遂不可免。

既經國府發布宣慰與行政院通電，政變倡義者，不免有獲罪之憂；景從者，難脫有下野之虞。自始，要求中央真除劉、盛之函電不斷；舉其要者，五月十四日劉、盛聯名電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靜候中央簡拔賢能及陳明就職情形；五月十五日省府委員再電中央，為金氏主政新疆，政治不良，導致全民政治革命，公推劉、盛主政，請准以任命；五月十七日劉、

學校、砲工學校。畢業後任廣東陸軍小學教官、監督。民前一年武昌起義，任民軍參謀長，會攻南京。民國二年奉派蒙古、新疆考察，此為黃氏涉足邊疆事務之始。旋赴日本入陸軍大學三十一期，為首批入日本陸大之中國軍人。民國八年陸大畢業後，適時歐戰結束，嘗遠赴歐陸研究考察軍事，中外列與蔣百里、白崇禧、陳儀齊名，譽為中國四大軍事家。民國二十年黃氏出任參謀本部次長，民國二十二年新疆爆發四一二政變，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特派黃慕松為新疆宣慰使，為首位受命入新之中央大員。同年九月出長陸軍大學。十二月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黃氏奉派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冊封大典。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始返抵香港，歷時九月有餘，但身體大傷。十二月黃氏改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任廣東省主席，次年三月二十日因肝病逝於廣州，得年五十三，四月國府追贈陸軍上將。見崔保新：〈黃慕松生平著作編年述略〉，《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4期，頁27-34。

⁶⁴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332，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⁶⁵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20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頁671，國史館印行，2005年。

⁵⁸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⁵⁹ 馮建勇：〈社會輿論對南京國民政府至新政策之評論與反思—以1933年“四·一二”政變為中心〉，《民族學刊》，第11期，頁82-93。

⁶⁰ 同上引。

⁶¹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5冊，頁3137，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⁶² 馮建勇：〈社會輿論對南京國民政府至新政策之評論與反思—以1933年“四·一二”政變為中心〉，《民族學刊》，第11期，頁82-93。

⁶³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條，頁302，1978年。黃慕松者，廣東梅縣人氏，卒業於廣東武備學堂。清光緒三十一年由軍諮府選派留學日本，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



盛電中央暨各機關團體，請中央查辦金樹仁，自受公推，一切施政以國法、黨意為依歸，愛護人民，保全國土。⁶⁶眾是如此猶未能更改中央意志。以盛氏之秉性多疑，自然對中央之如此安排，心存戒懼，深恐為黃慕松所取代，為今之計，惟以戰止之，令中央無以善後也。

3.3 盛馬媾和

新疆新政府成立，劉文龍與盛世才分任臨時省主席與邊防督辦，並通告掃除金氏苛政，各民族一律平等。維持會委員吳靄宸對當時之局勢甚為樂觀，記曰四一二政變以來，官方積極辦理善後，各縣派員宣慰，撥款輸助，地方秩序漸次恢復，各處聞風紛紛投誠，北疆頗有傳檄而定之勢。⁶⁷

為解決眼前危機，盛世才派楊春青、李瑞霖、馬智、馬福壽、馬志會、滿素兒等六人赴南山與馬全祿洽商和平。⁶⁸四月下旬馬全祿派員入省城接洽投誠。吳靄宸記曰

省政府開會，……南山馬全祿派來代表四人，與省政府接洽投誠，并列席旁聽，惟省方派往代表四人，則未放回。⁶⁹

旋馬全祿遭所屬襲殺，馬德祥繼為司令，隨即晉省受委騎兵師長，迪化燃眉之急暫解。⁷⁰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馬仲英趁盛世才受馬世明、馬全祿牽制，哈密空虛之際，順利無阻進佔哈密。時哈密防守司令黎海如退守古城(按即今奇台)，奇台以東形同棄守。四一二政變發生，東疆交通阻梗，通訊中斷，馬仲英竟不知金樹仁下野之事。四月二十日馬仲英以反對金樹仁為名，命其弟馬仲傑率兵西進。五月十七日省方突接黎海如電，謂馬仲傑率領四千人陸續西進，木壘河(按位古城以西)又告失守。⁷¹五月二十五日馬仲英

追蹤而至，攻陷古城，俘擄黎海如並獲大批輜重，實力大增。⁷²馬仲英再乘勝攻抵孚遠(今古木薩爾縣)，前鋒接近三台(按位孚遠以西與阜康以東)，藉機進窺迪化。省方除由盛世才率省軍與歸化軍駐紮三台、東北救國軍守城外，省內政界與各民眾團體倡議和談。⁷³五月二十六日盛氏率部出發，二十九日抵達三台。時新疆駐京代表張鳳九電謂，中央已電馬仲英制止前進，並派胡宗南部追蹤監視。六月一日盛氏率部返迪，戰事稍緩。⁷⁴

各方既經同意和談，省方去電馬仲英探詢。馬氏復電同意省方派代表至古城商洽。⁷⁵六月二日吳靄宸受命往見盛世才，省府委員等在座

盛督辦交閱馬仲英來電，並徵求余與益伯(按魯效祖字)同意，充當省方代表，往古城與馬仲英接洽，省方願和平解決，不欲以兵戎相見。⁷⁶

惟懼馬仲英，眾人皆不敢往。終推舉趙國樑、胡賽音、滿素爾、通寶、尼亞子(和加尼牙孜駐省代表)及吳靄宸為代表，於六月三日下午赴古城與馬仲英議和。⁷⁷行前代表晉謁劉、盛，「劉盛獎勉有加，并暗示請馬率隊赴南疆，避免與省方衝突，作為談判條件。」⁷⁸四日晚代表至古城，馬仲英隨即延見。五日早與政訓主任楊波清、秘書主任尹某商談，盼馬氏派員晉省洽談。當晚八時，馬仲英再與代表談話，吳靄宸則謂「冀其勿供內戰犧牲，曷不率隊到南疆開發，避免與省軍發生衝突。」⁷⁹六日，馬仲英告知派楊波清主任隨同代表晉省，從容商洽。七日省方代表偕同楊波清回迪化，省方派馬鴻祥迎於郊，當晚向劉、盛報告交涉經過。九日晚省方與楊波清議定，「一、馬仲英認為南疆綏靖總司令；二、馬之軍隊重新點數正式編入省

1945年。哈密防守司令堯樂博士記為黎海如，而張大軍及吳靄宸均作黎海如，從張氏與吳氏所記。

⁶⁶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⁶⁷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⁶⁸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⁶⁹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0，第三版，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四年。依據張大軍於〈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一文所記，赴南山代表為六人，本處所引吳靄宸所述「省方派往代表四人，則未放回」究係僅派四人，抑或派代表六人，其中四人未放回，難以定論。著者以為兩軍相持不下，為免代表受害，扣押等量代表，再以其餘代表引路，應較為可能。然均不影響結論。

⁷⁰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1，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其中馬全祿被殺之原因，吳靄宸引藍介眉所言曰：「因馬者馬石明(按即前之馬世明)亦皆渴望和平，惟馬全祿從中作梗，故其部下出此舉動。」而張大軍於〈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一文所記，係由盛世才派員勾結馬德祥所為。

⁷¹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

⁷²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⁷³ 王孟陽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104-15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⁷⁴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9，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⁷⁵ 王孟陽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104-15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⁷⁶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9，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⁷⁷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0，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⁷⁸ 吳靄宸：〈盛世才與馬仲英和談親歷記〉，《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156-16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⁷⁹ 同上引。



軍；三、省政府負責按月發餉；四、所有南疆縣長，悉由省府發表。」⁸⁰盛馬達成協議，為新疆和平帶來曙光。

3.4 盛馬戰起

然盛世才並未就此息鼓罷兵。張大軍氏謂馬仲英攻佔奇台之時，擄獲大批槍枝彈藥，並未分與和加尼牙孜，招致和氏不滿。盛氏探知，即由蘇聯從中斡旋，和氏接受南疆警備司令，脫離馬仲英，轉往南疆發展，亦使馬氏與維族分離。⁸¹吳靄宸奉命東進媾和，此時和加尼牙孜與盛氏可能已達成協議，為取信和氏，而以和氏駐省代表尼亞子為代表團成員之一。四日行至三台打尖，和加尼牙孜偕其副師長自山上來晤，謂願與新政府合作，但對新政府之誠意表示懷疑。⁸²七日吳靄宸偕同馬仲英代表楊波清返迪化，午後二時過紫泥泉(按一作滋泥泉，位迪化東八十公里，介於阜康之東與孚遠之西。文後除引原文外，均以紫泥泉為名)，途遇和加尼牙孜率軍向阜康進發，並稱原駐地水草不豐，故向阜康及其附近山地移動，吳靄宸甚覺詫異。及至阜康，遇歸化軍陸續出發，巴平古特司令稱，據飛機報告，和加尼牙孜軍隊已出動，故奉命開到阜康，嚴陣以待。⁸³此時和加尼牙孜與盛氏已達成協議，和氏兵發阜康，意欲何為？自發移駐抑或受命搶進要地？歸化軍因和氏軍隊出動而至阜康佈防，究與和氏會合抑或對抗？殊難理解。此證諸包爾漢回憶錄謂

一些少數民族朋友對我講，馬仲英在滋泥泉失利後，之所以立即撤離奇台，是由于擔心和加尼牙孜抄他的後路。當時和加尼牙孜已經與盛政府互派代表，商討共同對付馬仲英。⁸⁴

互派代表乙節，已可由媾和代表之一為和氏派駐省代表證實。另紫泥泉戰役中，亦未見和加尼牙孜參戰之紀錄。由此可推斷，和加尼牙孜應奉盛氏之命進軍阜康，恐非自行移駐，意在逼令馬仲英採取相對之軍事行動，以為盛氏發動討馬戰爭之藉口。此軍事行動發生於吳靄宸抵迪之前，顯見談和旨在爭取作戰準備時間；亦發生於黃慕松抵新之前，已預見黃慕松宣慰新疆必然失敗。

六月七日歸化軍已然部署於阜康，馬仲英聞之，

必然主力西移，以保持有利態勢，前鋒可能已進佔三台。九日蔣中正接獲各方報告，可能係盛馬雙方之軍事行動，因而電令哈密馬仲英師長停止西進。電略曰
 . . . ，今金(按金樹仁)業已離新多時，則兄舉兵之對象，根本既失，尤應懸崖勒馬，毅然罷兵，方足以昭光明之本懷。現中央所派黃宣慰使(慕松)業於魚(六)日啟程飛蘭(蘭州)，不日即可入新，務盼兄迅即停止西進，返還原防，一切糾紛，黃宣慰使必能體察群情，秉公處置，以謀漢回之融洽。⁸⁵

此電之效用如何，因戰爭隨即爆發而無法得知，然中央盼由黃慕松調解糾紛之心已明。同日，省方與馬仲英代表楊波清達成和平協議。次日楊波清行將返奇台之際，得報宣慰使黃慕松偕員抵迪化，楊波清遂緩行。十日黃慕松抵新，吳靄宸偕鄧聚奎、趙國樑領事代表主席於城外機場迎迓。忽獲飛機報馬仲英率部向三台急進，盛氏則率省軍七千餘人出城，與歸化軍於阜康會合。⁸⁶雙方之戰爭一觸即發。黃氏初抵迪化，戰爭旋即爆發，無疑宣告黃氏宣慰任務失敗，重創中央顏面。究係宣慰不力抑或刻意為難，與啟戰之因素息息相關，不得不加以論證也。

依盛氏於回憶錄之說法曰

於是我(按盛世才)乃向他(按黃慕松)說，所謂停止軍事行動，請宣慰使命馬仲英部亦須停止向奇台前進，並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黃當行至時認為我說的有理，乃立即給馬仲英寫一親筆信，教我派汽車持送馬仲英。但馬仲英回信說，正值軍事順利時期，礙難遵命停止軍事行動。⁸⁷

此說暗指戰爭責任在於馬仲英拒絕服從中央，及黃慕松無力制止馬仲英所致，盛世才係被迫回擊而已。當中疑點亟待解釋。

前吳靄宸與馬仲英談和，親至奇台，表黃慕松入新之前，馬仲英已駐兵奇台，何須制止馬氏向奇台前進？按吳靄宸等乘車由迪化赴奇台，兩地相距約二百公里，六月三日下午二時出發，夜宿紫泥泉。次日夜七時半始至奇台，期間交涉與行程耗時頗久。盛氏所言請黃慕松致書馬仲英退兵，專車持送，再接其回函，以當時交通路況，且兩軍對峙多時，關隘哨所重重，斷無法當日往返，何來回之速也。依此推論，盛世才未曾實言，推拖之心，當為何也？另據民國廿七年六月盛世才穩掌政權，於「反帝戰線」談話謂

本人(按指盛)及新疆人民極贊成和平，不過馬仲英已準備大軍進攻省城，如該宣慰使能到奇台宣慰馬仲英(按原文缺英字)停止軍事行動，並令馬

⁸⁰ 同上引。另於吳靄宸著之《新疆紀遊》，則記錄「晚在省府議定給予馬師長南疆綏靖總司令名義，并擬定辦法七條，楊代表意見認為可以滿意。」但未名七條為何，故採前引。

⁸¹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⁸²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1，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⁸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⁸⁴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220，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當時和加尼牙孜主力在孚遠和奇台間。

⁸⁵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20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頁437，國史館印行，2005年。

⁸⁶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⁸⁷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89，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仲英率部退至哈密的時候，則本人即停止討馬軍事行動；而黃氏(按黃慕松)不但不去奇台，復建議應該在省城附近迎擊馬匪，此時本人愈感覺到黃氏確有助馬奪取新疆的陰謀。⁸⁸

兩者說法迥異，何差距如此之大？若黃氏有助馬仲英之心，無異違逆蔣中正九日電令馬仲英之意，黃慕松素來恭謹，何至於此。蓋前者訴之於國府遷台、眾人追溯其罪之際，卸責予黃慕松之不力也；後者成說於盛氏全面統治之時，以陰謀為名，平添恐怖統治之實也。盛世才之說，均卸責耳。

吳靄宸自奇台談判歸，自記「六月十日省政府派定魯倫為代表，民眾聯合會推定趙國樑、通寶為代表，陪同馬仲英代表楊波清攜帶條件回古城覆命。」⁸⁹忽接黃慕松抵迪化消息，楊波清隨即緩行，並會同吳靄宸向黃氏報告和談結果。吳靄宸親蒞現場知之甚詳，其記曰

余偕鄧聚奎秘書、趙國樑領事代表劉主席歡迎，謁黃宣慰使於城外督署辦公處，盛督辦因忙於布置軍事，與黃一晤，即行出發。⁹⁰

與盛氏所述，請黃氏命馬仲英停止軍事乙節，有相當大出入。如前所論，盛世才之不實之言，意在卸責，吳靄宸所述，「與黃一晤，即行出發」，當屬正論。綜合和加尼牙孜與歸化軍同早於六月七日進抵阜康，盛世才於雙方和談之際，已進行軍事部署，只待與黃慕松會面後，即行發動戰爭，以掌摑黃氏，而非俟馬拒絕停止軍事行動方有所決定。戰端既開，黃氏立嫌疑之處，當莫可能助也。既不能助，宣慰徒具虛名而任盛氏宰割矣。

就馬仲英而言，雖於吳靄宸抵奇台之時，嚇之以武威，但對和談仍抱持接受態度，而差楊波清隨同至迪化。於楊氏未返奇台之前，當不致採過激之軍事行動。吳靄宸等人七日抵阜康，歸化軍指揮官告以「飛機報告和加尼牙孜軍隊出動消息，故奉命開到阜康，嚴陣以待」，⁹¹而非馬仲英軍隊出動，此時和加尼牙孜已脫離馬仲英掌握，受盛世才之控制。顯見馬仲英兵發三台，純係被動。而中央為避免再生枝節，九日蔣中正電馬仲英撤兵，聽候黃慕松調處。而黃慕松未及至迪化，盛世才已然決定動兵。馬仲英九日接獲電文，恐已難改變此一變局。

另據前新疆日報社長周東郊之追憶，曰

黃氏在過奇台上空時曾投下阻止馬部前進的命令，馬恐黃一飛到迪化有不利於他的政治決定，立即督軍馳向阜康，盛得此消息也馬上向阜康出

發。⁹²

其言與盛世才之結論類似，盛氏乃被迫出兵。由馬仲英進攻哈密、奇台，仍以反對金樹仁為名，竟不知金樹仁已然辭職。是以馬仲英接蔣氏電令之前，是否知黃慕松來新，有待商榷，更遑論「立即督軍馳向阜康」。此處之「阻止馬部前進的命令」，是否即為九日蔣中正致馬氏電文，抑或由黃慕松新發命令，不得而知。然據吳靄宸謂

黃氏乘來之飛機次日即飛回上海，此係大號飛機，馬力充足，滬新全程兩日可達，……⁹³

以大型飛機空投命令，在技術及準確上均難達成，故周東郊所憶，難以成論。乃大致判斷，盛氏剿滅馬仲英為既定之事，無謂吳靄宸等人赴奇台之談和，無謂黃慕松之宣慰而有異，更遑論籲請黃氏命馬停止軍事行動為停戰之條件，盡皆盛氏發動戰爭之託辭。

4. 迪化第二次政變

黃氏既抵新，其主要任務如蔣中正六月九日電所言，「體察群情，秉公處置，以謀漢回之改善」，然尚未開展，盛世才即悍然主動發動盛馬戰爭，不啻對中央威信予以嚴重打擊。馬仲英接蔣中正電之前，即因歸化軍進駐阜康，而進兵三台迎擊，致有紫泥泉之戰。黃氏入新已無能為力，僅能以調和為念。六月二十六日驀地發生迪化第二次政變，四一二政變主事者陶明樾、陳中及李笑天遭盛世才槍決，黃慕松受制，中央不得不發佈盛世才繼任督辦，黃氏僅以身免矣。

4.1 陶明樾與陳中回新

四一二政變主要人物陶明樾與陳中，分任省政府秘書長及督署參謀處長。政變未幾，陶明樾赴京順道攜子赴內地求學，而隨國民黨新疆特派員宮碧澄一同離新。途至蘭州，適遇黃慕松，而將其子交付宮碧澄，本人則隨黃氏邁返迪化。陳中奉派晉京說明政變經過與因果，而後未及進京，即由莫斯科兼程返迪，並出任盛氏之參謀長，往征馬仲英。二人行止涉及新疆政局，不可不查。

吳靄宸偕同馬仲英代表楊波清自古城返回迪化途中，記道

七日早七時，同仁偕楊波清代表由古城啟程，九時到孚遠，馬團長、劉縣長設讌招待。據告……，今早又來飛機兩架，形式不同，向東開駛……。同仁告此乃歐亞飛機由柏林直赴上海，疑其省方派來擲彈，過矣……。省派馬鴻祥迎於郊外，得悉陶菊緣(按陶明樾字)、宮碧澄兩君，今早搭柏林飛來歐亞飛機，直赴南京報告此間緊急狀

⁸⁸ 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42，蘭溪出版社，1980年。

⁸⁹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⁹⁰ 同上引。

⁹¹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⁹² 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頁4，1980年。

⁹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9，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況，失之交臂，良用悵惘。⁹⁴

陶明樾、宮碧澄同赴南京，各有其因。宮碧澄時任國民黨新疆黨務特派員，此時返南京述職，不致有異也。然陶明樾之離新赴南京，所為何來？此涉及後續事端之起因，不得不論。

張大軍氏論及陶氏赴南京謂：「自四一二政變後，陶明樾突然堅辭秘書長之職，自費攜子回南京就學，而與宮碧澄同機返南京。然至蘭州遇黃慕松，乃將其子交宮碧澄，隨黃慕松返迪化復任秘書長。黃慕松在新期間，陶明樾時與劉文龍發生齟齬，對盛世才干預政事甚為不滿，且欲糾正四一二政變以來之偏差」。⁹⁵但自黃慕松六月十日蒞新宣慰，至二十六日政變發生之時，僅二周有餘，且盛世才大都於前線督戰，陶與盛發生衝突之機會無多。張氏雖未名陶氏離新原因，不難想見，應與劉、盛不和有關，從而引發殺機，亦不難理解也。

張大軍之說應源自於吳靄宸所記，吳氏謂

初陶蒞緣邀黨務特派員宮碧澄乘柏林開來飛機赴京報告，劉、盛因陶職務重要，本不欲其離職，但陶意甚為堅決，及旅費亦統由陶自行墊付，并攜一子同行，返內地求學，彼時眾皆疑陶見機而作。⁹⁶

其與張大軍不同者，在於赴京離職動機。另據吳靄宸所述：「省政府開會，余提議陳中委員轉道莫斯科，到京不知何時，應另派各族代表赴京陳述政變經過，或能先陳到達。」⁹⁷然開會當日似未作成結論。六月二日吳靄宸奉盛召，討論與馬仲英談和事宜之時，陶明樾亦在座，當知盛馬談和之事。六月七日吳靄宸獲知陶明樾與宮碧澄赴南京，未感驚訝，徒「失之交臂，良用悵惘」耳，可見應知陶氏赴京之事。因之陶氏提出赴京報告，應在五月初至六月二日之間。初劉、盛並未同意，後馬陷奇台，情勢轉趨惡劣，遂派代表與馬仲英議和，始同意遣陶明樾晉京，由於吳靄宸三日出發，未與陶明樾深談，致有悵惘之慨。與陶明樾共同進京之宮碧澄，回憶曰

我同陶明樾向南京政府報告新疆政變經過，路過蘭州，黃慕松多次找我們以了解新疆的情況，好決定他的對策，經甘肅綏靖主任鄧寶珊的提議和黃慕松的要求，陶明樾先不去南京，陪黃慕松一行一道飛往迪化。⁹⁸

顯然宮碧澄、吳靄宸俱言陶明樾係奉命赴南京報告，順道送子回京念書，而非辭職前往，也不一定與劉文龍、盛世才不睦。由於宮、吳二人為當事人，其說法應較為可信。時包爾漢於莫斯科偶遇陳中，認為陳中只將報告寄南京，即返迪化，而道：「于是6月初又派陶明樾去南京。」⁹⁹因而陶明樾因與劉、盛不和辭職回京之說，應難成立。

五月十七日省政府會議，主席劉文龍宣布行政院汪院長勉慰電文，以及黃慕松來新宣慰。¹⁰⁰黃慕松於民國二年曾入蒙古、新疆考察，為少數對新疆稍有認識之中央軍政官員，授命宣慰，自無不當。¹⁰¹黃氏自四月二十八日奉命以來積極佈署。五月十六日組織宣慰使署，¹⁰²隨員分途入新；六月六日飛蘭州，會晤甘肅綏靖主任鄧寶珊，了解新疆現況。此時陶明樾與宮碧澄抵達蘭州，由宮碧澄介紹陶明樾予黃慕松。六月十日吳靄宸原欲送楊波清返奇台，「忽報中央特派黃宣慰使偕同王應榆、錢同二君坐歐亞飛機到省」¹⁰³可見新疆省府並未掌握黃慕松行程，久候不至，形勢又至為險峻，遂特派陶明樾晉京報告，或尋求援助，或狀告馬氏之西進。時黃氏獲熟悉新疆政情之陶明樾至蘭，自有其需借力之處。經力勸，陶氏遂將其子交宮碧澄攜赴南京，自身隨黃慕松返迪，未料竟罹殺身之禍矣。

四一二另一關鍵人物陳中，奉臨時會之命回京報告政變經過，許是歐亞航班未復，無法直飛南京，只得借道蘇聯，曠日廢時，致有吳靄宸再派代表乘機入京之議，及陶明樾進京之行。若依包爾漢回憶錄，陳中應於四月底或五月初抵達莫斯科，盤桓至五月下旬返回迪化，歷時竟達約一個月。期間並未至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報告，或請大使館代轉信函以增時效。時駐蘇聯大使顏惠慶已由包爾漢獲知政變梗概，然未召喚說明，其因為何？不得而知，令人費解。包爾漢曾與陳中相處多日，對此事其日記載道

陳中說他本來應該到南京去，但是烏魯木齊(按即迪化)來了電報，要他回去，他只好寫個書面報告寄給南京了。¹⁰⁴

並未說明為何回迪？書面報告為何不由中國駐蘇聯

中國文史出版社。亦可見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76，1980年。

⁹⁹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88，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¹⁰⁰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⁰¹ 崔保新：〈黃慕松生平著作編年述略〉，《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4期，頁27-34。

¹⁰² 二史館館藏國民政府檔案，轉引自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9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¹⁰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⁰⁴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頁174，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⁹⁴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⁹⁵ 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⁹⁶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⁹⁷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0，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⁹⁸ 宮碧澄口述：〈第四章 捏造罪名 剷除異己 陶、李、陳命赴黃泉〉，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盛世才》，頁38，



大使館轉交中央？五月廿二日陳中告訴包爾漢：「今天就要回烏魯木齊去。」此時，新疆省政府已確知黃慕松來新，且正值接獲黎海如告急電文之時，其間關連尚難臆測。

吳靄宸六月三日記曰

旋得訊赴京之陳中代表今日乘機返省，心訝何歸來如此之速，亟赴飛機場迎接，據陳君稱係由莫斯科歸，并未前往南京，所帶公文，則由郵局寄京，余更茫然不解其故。¹⁰⁵

顯然省政府並未召回陳中，可能係陳中自行決定，直接面報黃宣慰使，抑或盛世才另有深意，已決定對馬作戰，未經省府會議決議，即電召參謀處長陳中返新，故吳靄宸不知陳中回省之事。陳中回省後，隨即出任臨時督辦行營參謀長兼前敵指揮。俟黃慕松抵達迪化，未及謀面，直至六月十三日紫泥泉戰後回迪，方得與黃慕松見面。由此推斷，當以盛世才電召之可能性較高。若此，盛世才之意為何？殺機已現耳。

4.2 紫泥泉之役

四一二政變後，東北救國軍陸續抵新，截至四月，除鄭潤成之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第二旅外，尚有吉林自衛軍約萬餘人，分由哈玉良、楊耀鈞、劉萬魁、李溥霖等率領入境，¹⁰⁶與歸化軍逐漸成為新疆之主力。盛馬和談終有初步結果，但尚未由楊波清攜回奇台，盛世才藉口馬仲英進軍三台，積極佈署。以楊耀鈞為城防司令，負責迪化城防；劉斌為督署參謀長代督辦留守；另組臨時督辦行營，以參謀處長陳中為行營參謀長兼前敵指揮，副官長趙劍鋒、秘書長李杰襄贊，並配有二架偵察機，由張念芍及王玉山駕駛，¹⁰⁷共約七千餘人於六月八日晚進駐孚康，與歸化軍會合，¹⁰⁸隨即向東前進佈署於紫泥泉。

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許，馬仲英部行至紫泥泉東，正埋鍋造飯之際，聞聽盛世才已到紫泥泉，馬仲英傳令放棄休整，立即發動攻擊；盛世才指揮所設於紫泥泉，陳中與趙劍鋒均於指揮所指揮作戰。盛軍據堅固工事與較優武器以守，馬部經數次衝殺未果。時天已轉暗，突然陰雲密布，雨雪紛飛，氣溫驟降。馬部兵士均著土布單衣，無以禦寒。至夜間，風雪交加，兵士飢寒交迫更加瘋狂猛攻。至十三日凌晨，馬部受創不支全線潰退，分走奇台及吐魯番，此之謂紫泥泉

¹⁰⁵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0，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⁰⁶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15，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¹⁰⁷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¹⁰⁸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0，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盛世才自述六月八日部隊已集結於阜康，而盛氏本人則於十日「與黃一晤，即行出發」，亦可見盛世才執意發動戰爭，無視於與楊波清所達成之和平協議，以及黃慕松入新宣慰之目的。

之役。¹⁰⁹該役是為盛、馬戰力之分野，盛世才得以分手處理迪化內部之問題及張培元之威脅。六月十四日盛世才進入奇台，十五日馬部入南疆。同日，盛氏致電中央告以擊退馬仲英。十八日蔣中正傳令嘉獎，並囑盛嚴密布置，繼續追擊。長篇記曰

新疆方面，臨時督辦盛世才於十五日有電告捷，謂以擊退馬仲英部云。先是黃宣慰使亦有電報告盛部激戰勝利。公(按指蔣中正)於十八日復令傳諭嘉獎，並囑盛嚴密布置，繼續追擊，勿驕勿懈。¹¹⁰

後蔣中正聞馬仲英部大都未及交綏即退，於二十日電黃慕松，長篇記曰

公今日特電黃宣慰使曰「密。馬仲英既不戰東退，應即停止追擊。用兄命令處理一切為宜，否則，恐盛部萬一挫失，則更難制馬矣」¹¹¹

由蔣中正自九日乃至十八日、二十日之函電，處處仍以盛世才為念。

馬仲英以哈密地狹難容，而南疆地形廣漠，維族人居眾，較適宜發展；另和加尼牙孜埋伏於孚遠與奇台間，對東進之路形成側翼威脅，故十三日紫泥泉新敗，未回哈密而經吐魯番進入南疆。¹¹²然馬氏既與和氏交惡，未得獲南疆維族人支持，反遭削弱勢力，為人所乘，此乃後話。盛世才十四日進入奇台，即令陳中率部跟蹤，詎料馬仲英轉往南疆而未果。

紫泥泉戰後，馬仲英退往南疆，之前馬仲英、張培元東西夾擊態勢已破。盤據迪化南山之馬全祿遭弒，馬德祥與和加尼牙孜叛離馬仲英，依附盛世才，迪化威脅暫告解除。盛世才乃班師回迪化，不數日即爆發「迪化第二次政變」。

4.3 政變發生經過

紫泥泉戰役結束，六月十九日盛世才率部返回迪化。六月二十六日盛世才突然召開緊急會議，會議前將前來開會之省府秘書長陶明樾、督辦行營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逮捕，並隨即槍決。此之為迪化

¹⁰⁹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8，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本書引用參與紫泥泉戰役之混成呂第一團團副金國珍追憶，「他(按指金國珍)所在的呂惠賢團在左方進擊時，接到盛傳來的命令：敵方的和加尼牙孜阿吉部(按凡往聖地朝汗歸者，尊之為阿吉—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98)已與我方談好，即率此部開赴三道壩聽候改編，你團應速繞道攻佔滋泥泉子，……。」由此亦可證明和加尼牙孜已與盛世才合作，以和部向阜康移動，作為歸化軍進駐阜康之藉口，誘使馬仲英西進。盛世才主動挑起紫泥泉戰役，至為明顯。

¹¹⁰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條，頁631，國史館印行，2005年。

¹¹¹ 同上引。

¹¹² 張大軍：〈蘇聯紅軍在新疆的血手—「蓋棺論盛世才」之十〉，《傳記文學》，第二十一卷，第二期，頁87-94。



第二次政變或稱穢亂信件案。盛氏主持會議旋宣佈，陶等三人圖謀推翻現政府，業已伏法。後出示團長盧毓麟告發文件。時與會之吳靄宸記之

一日忽接陶秘書長通函於星期一(按即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臨時緊急會議，余以為必關盛督辦出發籌餉之事，遂力疾赴會，甫進省府大堂，遇陳中參謀長，交談數語，隨進東花園，見今日警衛加多，亦不以為意。……余步入會議廳，見各委員多已先至，彼此端坐，默無一語，與平日迥不相同，余頓覺有異。……頃陶明樾、李笑天甫進花園門，突被衛兵逮捕，兩手倒網，余始為驚愕不置，眾亦皆目余示意。……有頃陳中最後到會，亦被逮捕。俄槍聲礚礚，接連七響近在咫尺，眾皆相顧失色。盛始進廳，就席次向大會發言：「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圖謀推翻現政府，顯有謀叛行為，業已置之於法，」隨出其部下盧團長等告發李笑天運動軍隊文件為証。並對改邊防督辦為軍事委員會之議，極表不滿，特向大會辭職，謂即率其軍隊前往塔城。劉(按劉文龍)亦起立懇辭，聲淚俱下，……

113

依據盛世才回憶錄所述

於是乃請劉主席在東花園召開臨時維持委員會會議，商討今後剿匪事宜。當時各委員均紛紛出席，惟陶、李、陳三人遲遲不來，最後始到，當即命人將陶、李、陳三人逮捕，並帶到經理處後院處死。我即向臨時維持委員會報告，陶明樾、李笑天、陳中三人謀叛有據，即行槍決，其他同黨一概不究。劉主席說應該處死。而有些參加謀叛的委員們，也都鬆了一口氣，均喜形於色。¹¹⁴

陶明樾、李笑天、陳中三人於未加訊問與審判之下，詎遭槍決。而與會之人反應以盛世才觀點，居然係「應該處死」與「喜形於色」，反常表現殊堪玩味。事發突然且影響深遠，對政變原因當予深究。

4.4 政變發生原因

陶明樾、李笑天、陳中三人於政變中，遭盛世才迅即處決，政變發生原因當與此三人行事相關。現今所存史料甚少，惟從關鍵人物回憶錄中爬梳，期以推論政變發生真實原因。援引盛世才居台之回憶所及

我於十六日，接獲省城盧、馬兩團長(按為盧毓麟、馬得山)密報：1.省城又有陰謀暴動組織，以劉主席文龍、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及擬逃竄吐魯番的馬仲英等三人為首，即所謂「三角同盟」。2.該組織以陶秘書明樾、航空隊長李笑天和督辦行營參謀長陳中等三人為核心份子，……

3.……4.現在他們正在計畫謀殺督辦。他們的計畫是：擬在軍校附近紮一凱旋門，……，預計在督辦小汽車距離凱旋門不遠的地方，埋置炸彈謀殺督辦……。¹¹⁵

依盛世才說法，三人意圖謀刺而引發政變。對於回迪之事，盛氏亦記曰

十七日我接督署參謀長劉斌電話，他首先說：「祝賀督辦勝利！」又說：「省城方面因為剿匪勝利，各族各界擬紮一凱旋門，歡迎督辦凱旋歸來！」¹¹⁶

「凱旋門」首見於密報，再出自劉斌之口，因而將密報與迪化城內之意圖，聯合一氣，證實謀刺確係存在與正進行中。但不免生疑，劉斌何須強調若此？職是之故盛世才秘密回省，以圖消弭謀叛之舉。再記曰

因為省城有陰謀暴動組織和計畫，所以我暫時決定不追擊馬匪，而命剿匪軍回省，先安定內部再說。當我下達剿匪軍回省的命令後，立即乘一部大卡車，帶廿名衛士秘密回省。我於十九日午後到達省城。¹¹⁷

盛氏回抵迪化，接獲各方面密報，得知參與陰謀組織人員名單，而記道

警務處又由陶明樾公館的秘書手中，得到一份參加陰謀組織的人名單。我得到全部人名單，以及盧、馬兩團長參加陰謀組織會議時的人名單後，才得知陰謀暴動組織是有相當大的力量的。¹¹⁸其對處置方式之考慮，仍以安定人心為上，謂如果按名單逮捕人犯，並牽連汪(精衛)、黃(慕松)，恐搖動大局，……我焦思再三，惟有先將首要罪犯槍決，其他一概不究，以安定人心為上策。¹¹⁹

「三角同盟」由劉文龍、馬仲英、張培元及相關親信人員組成，陰謀推翻盛世才。顯然，參與陰謀暴動組織之人員，除三角同盟成員外，尚牽涉汪精衛、黃慕松等中央要員，與謠傳黃慕松意圖接掌新疆之說，不謀而合。因此，迪化第二次政變乃盛世才為弭平陰謀暴動，所採取之雷厲手段，僅及主謀三人，未株連他人。此一回憶錄成書於盛氏居台期間，涉及三角同盟之諸人，均作古久矣，難以查證與辯駁，而成一家之說也。

然盛世才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廿日，經由新疆駐

¹¹⁵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3，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¹⁶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4，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¹⁷ 同上引。

¹¹⁸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5，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¹⁹ 同上引。

¹¹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¹⁴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5，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京辦事處張鳳九轉呈中央之電則稱，黃慕松到新疆與盛世才出兵剿馬之前

即有陶明樾密請李笑天，以與世才協商，謀取主席地位，經世才面斥後，陶復慫恿世才兼任主席，世才又以婉言謝絕，陶知陰謀難售，復從各方播弄，並於世才出發後，與陳中、李笑天陰相勾結，陳中在前敵矯命，乘機倉促回省；李笑天暗誘軍隊暴動，經團長盧毓麟、馬得山等報告，復查屬實，幸世才克日回省，事尚未舉，比以馬仲英雖已敗竄，究未剿平，省垣若有變動，危險何堪設想？萬不獲已，即以軍法從事。¹²⁰

盛氏呈報中央之電文，迥異於回憶錄，何差異之大？係經長時間之調查，抑或僅係飾詞？仍待考究。由盛氏電中央之情節，無論陶明樾欲除劉文龍以自代，或以盛世才代，均與前謂之「三角同盟」扞格難容。證諸日後各型陰謀案，「三角同盟」屢現其中，不免啟人疑竇。而述及陳中、李笑天之行徑，僅短短數語，尤其陳中以行營參謀長兼前敵指揮隨盛世才出擊，又如何能矯命及倉促回省。身為主帥者，豈能不知而任其所為。而李笑天暗誘暴動之軍隊，應屬駐防迪化者，盛氏未加處置，再啟疑竇，當容後再論。

另盛世才於其著之「新疆」乙書內記載

陳中、陶明樾、李笑天過去曾在蘇聯的慫恿下完成政變，可是他們並沒有完全控制新疆的政府和軍隊，因為史太林認為那臨時政府只是一個過渡的行政機構，如蘇俄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以後克倫斯基政權一樣。因此我（按指盛世才）在奇台剿敗馬匪時，陳、李、陶三人集團陰謀刺殺計畫並舉行暴動，當我回迪途中，就有刺殺我的事情發生。¹²¹

同一事件、同一人物、不同述說時間，出現不同說法，不禁為之目眩神移，莫衷一是。前四一二政變，盛世才即有蘇聯主謀之說。¹²²事後追憶，再述三人受蘇聯指使謀刺，而非「三角同盟」，怪哉！況盛世才自稱秘密返省，何有「回迪途中，就有刺殺我的事情發生」？鑑此，為史者豈能不察。

身為省府委員之吳靄宸，論及四一二政變後之情勢，謂陶明樾

已則隨黃同機返省，眾感佩其忠於職務。時陶不常在府辦公，即每次例會，亦由桂芳生暫代，終日到處接洽，狀甚忙迫。府中秘書、科長本由劉主席派委，陶既不常在府，遇事遂直接向劉請示，陶心為之不懌，日久漸生齟齬，言語之間，

對劉頗多微詞。余與張賓于察覺內情，欲居中調處，而未遑也。¹²³

對李笑天與陳中則曰

自盛被擁為臨時邊防督辦，李陳恃功嬌恣，事所難免，屢向盛表示願帶軍隊，而盛委李為航空處長，陳為軍官學校校長，二人皆為抑鬱不樂。迨至滋泥泉戰事發生，盛屢調李駕機赴敵方擲彈，李皆辭而未往，始終未離省城一步。時陳自莫斯科返省，已改任行營參謀長，奉命追擊馬仲英，陳未甚追趕，由古城乘機返省，二人常在陶處，及常往宣慰使署報告軍情，動招疑忌，其危機已浮於不自知矣。¹²⁴

吳靄宸以為陶明樾遭處決，厥在與劉文龍不合，似與盛世才電中央之說，前後呼應。但前者係在黃慕松抵新之前，與後者時間不同。對李與陳氏之下場，乃歸諸二人恃功與不滿盛世才，且結交宣慰使署遭忌所致。此與盛世才所述略有不同。然吳靄宸畢竟於政變發生之時，甚感意外，事前未嘗與聞，其所記應大部聞之於盛世才，應不足為怪。但記述政變發生經過，因躬逢其盛，確可提供相當之佐證。

以目前紀錄迪化第二次政變之史料，當以盛世才遺留之資料為主，其他人之記憶，諸如周東郊、宮碧澄、包爾漢、吳靄宸等，由於用詞用語及內容，研判應俱都引自盛氏之言。然盛氏基於特定原因，前後矛盾與抵觸，難辨真偽，徒增致史之難。下節將旁徵博引，逐步對問題加以釋疑。

5. 疑點平議

5.1 對黃慕松之疑懼

四一二政變後，盛世才期盼中央迅即真除邊防督辦，中央以對新疆之隔膜，遂發布黃慕松宣慰新疆。前謂黃慕松抵新之日，即為盛世才出兵之時，對以調解紛擾為主之宣慰，無疑予以重擊。趙劍鋒時任督辦公署副官處副官長，負責協助督辦公署之重要軍務及庶務，接待黃慕松為其首要任務。盛世才對黃慕松來新目的，頗多猜疑。乃命副官處「派出精明幹練的人照顧黃的起居、生活和工作，並暗中監視黃與省方人士間的活動，將登記來訪者姓名、時間及其談話內容，密報盛世才」。¹²⁵黃氏之一舉一動，盛世才莫不瞭若指掌。而陶明樾隨黃氏來迪，盛氏必定生疑，陳中與李笑天深知四一二政變時，盛氏之態度，恐影響黃氏之決策，故陶、陳、李三人謁黃氏所言，自難逃盛世才耳目。

紫泥泉戰後，馬仲英退走南疆，盛世才進抵奇台。時日人大西忠化名于華亭，任馬仲英顧問，專責

¹²⁰ 二史館館藏行政院檔案，轉引自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06，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¹²¹ 轉引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¹²² 盛世才：〈十年回憶錄〉，自立晚報。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04，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²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²⁴ 同上引。

¹²⁵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譯電及參贊戰事。馬仲英戰敗，大西忠不及撤離奇台，而為盛世才所俘。黃慕松與中央間於六月十九日後之密電，均為其破譯。¹²⁶黃氏之一言一行，盛世才莫不洞若觀火。黃氏與中央意圖，自難脫盛世才臆測。依此而論，盛世才對黃慕松早有提防，早有伺機而動之心，對馬之戰事即為先聲，紫泥泉之捷增加動力，後續作為當不足為奇也。

5.2 密報之疑

本案起因於盧、馬兩位團長之密報，其明確指出三角同盟，意圖顛覆與刺殺督辦。吳靄宸記述六月二十六日省府會議中，盛世才「謂隨出其部下盧團長等告發李笑天運動軍隊文件為證」。¹²⁷此為密報首見於世，於「眾皆相顧失色」之際，得能睹內容者幾無，無論真偽。再見密報內容，已是盛世才避居台灣之時，從未現於可信史料之中。密報之存在與否，殊堪質疑。依盛世才回憶錄記載，密報建議督辦「秘密回省」¹²⁸，盛氏確「立即乘一部大卡車，帶廿名衛士秘密回省。我於十九日午後到達省城。」堅信密報之可靠無誤，並確按計而行。然吳靄宸記曰

時盛在古城，馬投奔吐、鄯，本擬率部隊窮追，乃忽放棄原定計畫，班師凱旋，各界紛往東門外歡迎，省政府并開茶會慶捷。余因身染痢疾，皆辭未往。¹²⁹

「紛往東門外歡迎」、「開茶會慶捷」等語，表盛氏回省之事，各界已事先知情，足徵秘密回省絕非事實。吳靄宸雖辭未往，但偌大之事，恐難遮掩迴避。於政變發生當日，吳靄宸告盛「抱恙在身，未能往迎」，而盛「起而答禮，謂亦抱有腹疾」。¹³⁰因之歡迎與賀捷，亦非飾詞。既曰密報建議秘密回省，且又依建議秘密回省，然實際係於各界歡迎下回省，又參加茶會慶捷，無畏於謀刺。若按邏輯推理，密報極有可能並不存在，而為事後杜撰。密報既不存在，後繼之三角同盟、謀殺督辦之說，則與密報無關，甚或係無稽之談。

前謂督署參謀長劉斌告盛氏稱，各界「擬紮一凱旋門，歡迎督辦凱旋歸來」，與密報內容相合。看似劉斌為謀殺行動之執行者，然未受株連。盛世才之副官長趙劍鋒隨軍進剿馬仲英，六月二十七日自奇台返迪。政變已然發生，甚感迷惑。其子趙挺記曰

外間流傳的說法是：有人要在盛世才返迪時關閉城門，拒盛於城外，乘機刺殺盛奪權。為明真相，

我父親(按指趙劍鋒)去問劉斌，劉回答說：“我代督辦留守，從未聽說有關城門等事。”¹³¹

雖然刺殺盛世才之方式，並非將炸彈預置於凱旋門，但目的相同。劉斌否認有謀刺之事，其因有二，畏懼報復，不敢明言，此其一也；確無此事，子虛烏有，此其二也。若論對盛氏之威脅，劉斌為東北軍將領，遠較陶明樾、陳中及李笑天三人為甚，何能脫身，仍任參謀長之要職。再者，處決三人，無異打草驚蛇，一旦激起譁變，則遠非盛世才所能掌控。可見三人被誅應與劉斌及軍隊無涉，方得以穩定軍心。謀刺既與劉斌無關，劉斌所言應屬實，此當為構陷謀刺之旁證也。

5.3 三角同盟之疑

密報所指陰謀暴動組織，是為劉文龍、馬仲英及張培元所組之「三角同盟」。劉文龍原為教育廳長，四一二政變時被推為臨時省主席。盛氏於就任臨時邊防督辦之時，即倡言絕不干涉，謂

盛督辦謂同仁思想亟應統一，并談此後新疆治理步驟，渠迭向大會聲明，決不干涉，軍民方面，如有爭執，願尊重劉主席意見。¹³²

然自接任主席以至六月間，督辦權勢已侵蝕主席政權，劉文龍多次辭主席職位未果。¹³³其因可能在於劉、盛二氏對和、戰主張不同所致。前謂之盛、馬談和，發自於新疆各界致電馬仲英，馬回電同意，遂有吳靄宸率代表團赴奇台講和之行。而馬仲英亦派代表至迪化商議，致有六月九日達成協議之結果。吳靄宸記曰

至省城方面亦分有兩派，劉主席及余等均極力主張和平，不堪再有戰爭，而甘肅軍官(按指省軍軍官)及歸化軍將領，則謂與馬仲英無妥協之可能，主戰甚力。¹³⁴

然於和談期間，盛世才因和加尼牙孜率隊向阜康附近移動，而派遣歸化軍進至阜康嚴陣佈防，導致馬仲英西進，引發紫泥泉戰役。此一舉動面臨與劉文龍和平主張之衝突，盛世才未依「軍民方面，如有爭執，願尊重劉主席意見」之聲明，獨斷專擅可見一般，劉文龍多次辭職不足為奇也。由盛世才之觀點，劉文龍主和無異與之反目，辭職何嘗不在反抗權勢。

姑不論「三角同盟」之真偽，茲就日後之發展，各次謀刺推翻政府中，均出現此一同盟。遭羅織人員在迪化除劉文龍外，甚或東北救國軍將領鄭潤成、楊耀鈞、應占斌等，都以「三角同盟」為名，加以逮捕，

¹²⁶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¹²⁷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²⁸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4，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²⁹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³⁰同上引。

¹³¹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30，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¹³²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³³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¹³⁴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或禁或殺，不一而足。民國廿二年底，盛氏於中央再派時任司法部長之羅文翰入新視察後，於盛世才回憶錄中記道

羅部長文翰，……更進一步勾結劉主席文龍、伊犁屯墾使張培元，和吐魯番馬仲英，企圖繼續完成黃慕松未完成的任務，貫徹三角同盟的倒盛主張。¹³⁵

對劉文龍於三角同盟中之任務，則稱

劉主席的任務是積極拉攏各族各界反革命份子，加入三角同盟；特別是拉攏軍隊中的反革命份子，加入三角同盟，以便在張、馬兩軍夾攻省城時，作為內應。¹³⁶

仍沿用迪化第二次政變之陰謀組織，證諸凡外力入侵盛氏政權之時，內部必出現顛覆、謀刺、暴動等案，與「三角同盟」如出一轍。¹³⁷事後觀之，「三角同盟」僅為發動清側之藉口，主謀者可隨需要而改變。於迪化第二次政變之外力為何？黃慕松是也。主謀者為何？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是也。意欲何為？謀刺督辦是也。政變案不禁豁然開朗，「三角同盟」何嘗存之於世。

5.4 陶明樾謀叛之疑

論及陶明樾，盛世才初呈報中央者，以為陶氏於黃慕松入新前，陰結盛世才，以謀主席之位。憶及四一二政變，金樹仁舊部楊正中率軍反撲，攻入迪化城中，歸化軍不敵，意欲撤離迪化。此時，陶明樾明知政變失敗後之下場，「陶縣長奉劉主席諭，傳商會同人上城舉旗求和」。¹³⁸幸賴東北救國軍協助，方得以轉危為安。陶明樾服膺劉主席應無疑義，若言欲取而代之，似難以信服。盛氏於居台期間所撰之回憶錄，以為陶氏為三角同盟之核心分子，姑不論前謂三角同盟存世與否，陶氏由黃慕松入新前之反劉，至黃氏入新之後之同盟核心分子，何變化之速也？黃慕松之故耶？而吳靄宸以為陶、劉交惡，應於黃慕松入新之後，此又與盛氏所言相違；吳靄宸曾為之調處，當為實證。張大軍氏對陶明樾之遇難，以為陶、劉漸生齟齬及對盛氏干政不滿。陶、劉不和已由吳靄宸證實，對盛氏干政之不滿，則未見於史料。前謂劉文龍為對盛世才專政，多次辭職而未獲准，陶明樾當知之甚詳。陶明樾主導四一二政變，雖難言其理想與目標，但對獨斷專擅諒有異於常人之惡感。以其協助黃慕松改組邊防督辦為軍事委員會，必有避免專擅之深意。

¹³⁵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6，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³⁶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7，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³⁷ 張大軍：〈囚禁劉文龍 向俄共乞援——「蓋棺論盛世才」之九〉，《傳記文學》，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71-81。

¹³⁸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7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然據以直言其有謀叛之心，恐言過其實。

5.5 陳中矯命之疑

陳中於吳靄宸口中，貽禍始於恃功矯恣，屢要求領兵未果，致令盛世才生疑，且於紫泥泉戰役，抗命而未追擊馬仲英，乘機返迪，盛世才遂謂之「前敵矯命」。四一二政變後，陳中隨即受委以督署參謀處長，時年廿五。臨時維持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受推赴南京，報告政變經過。陳中「即日搭機赴塔城，轉赴莫斯科再赴京」。¹³⁹五月中包爾漢與之見於莫斯科，五月廿二日陳中離開莫斯科返新，六月三日抵達迪化，隨即接任行營參謀長兼前敵指揮之職，雖未有史料證明陳中何時抵達阜康，但以其身為前敵指揮，可能已於六月八日率部至阜康，與歸化軍會合。自盛世才出任臨時督辦至陳中奉派進京，短短一、二日，是否有足夠時間可「屢向盛表示願帶軍隊」。自莫斯科返迪，未幾即接任行營參謀長兼前敵指揮，已遂心願，何陷危疑之中耶？

紫泥泉戰役，盛世才於回憶錄記道

省軍勝利後，遂跟蹤追擊馬匪，於十四日到奇台後，遂命參謀長陳中，迅率第三路巴指揮騎兵為追擊隊。據陳參謀長報稱，馬匪並未向哈密逃走，乃由木壘河山路向吐魯番方面逃竄。¹⁴⁰

並未記錄陳中有矯命之行為。若嚴格論，陳中未遵命向吐魯番追擊，任由馬仲英逃竄，或可為盛氏視之為矯命。若以戰略與戰術之誤判，作為矯命之證據，則誠屬欲加之罪。及吳靄宸謂之「陳未甚追趕，由古城乘機返省」，似坐實陳中矯命之罪。然趙劍鋒時任副官長，紫泥泉之役隨軍參贊，與盛世才、陳中同在指揮所指揮作戰，對陳中行踪瞭若指掌。其見聞錄記曰馬部潰退，盛下令要陳中率部追擊，陳中以受了夜涼，腹瀉不止為由請假回迪，盛照准，另命趙劍鋒率部追擊。¹⁴¹

由此觀之，陳中並非抗命，而係腹瀉請假，盛世才知情且經其核准。由於趙劍鋒為當事人，且無承命之虞，其言應屬可信。吳靄宸僅見陳中返省之果，未知其腹瀉請假之因，故有陳中謀叛之說。盛氏為謀信於人，而構陷為矯命，何故也？「動招疑忌」之故耳。

5.6 李笑天恃功之疑

李笑天本係四一二政變主事者之一，由於與盛氏有鄉誼，且具駕機技術，故於政變謀劃期間，負責聯繫盛世才。政變發生之時，駕機通知盛氏舉兵。政變後出任航空學校校長，¹⁴²及臨時維持會與省府委員，

¹³⁹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6，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⁴⁰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3，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⁴¹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¹⁴²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25，蘭溪



參與決策。盛世才謂其陰結陶明樾及陳中，並暗誘軍隊暴動，而由盧毓麟、馬得山舉發。此處所謂盧等舉發，應指六月十六日盛氏所接獲之密報，若依前論，密報本係子虛烏有，是故李笑天暗誘之事，亦應屬虛構。陰結陶明樾乙節，前已述陶明樾反劉文龍，恐非事實，則「陶明樾密請李笑天，以與世才協商，謀取主席地位」，亦難脫無稽。於此，反坐實李氏與盛氏交好，於各次事件中，充作盛氏交通聯絡之角色，於探討四一二政變始末必有助益。

吳靄宸則以為李氏恃功，並於紫泥泉戰役，「盛屢調李駕機赴敵方擲彈，李皆辭而未往，始終未離省城一步」。而吳靄宸等人自奇台攜楊波清回迪途中，記曰「七日……九時到孚遠，馬團長、劉縣長設饗招待。據告省城昨日來飛機擲彈兩枚，……幸均未傷人」¹⁴³雖未言明投彈者為誰，隸屬李笑天當無庸置疑，應可證明紫泥泉戰前，並無李笑天抗命之實。六月十日盛世才率軍開赴阜康，另配屬飛機兩架，以為偵察之用，並時有飛機偵查結果來報，顯現空軍運作正常。¹⁴⁴紫泥泉戰役發生於六月十二日下午至十三日凌晨，激戰期間風雪交加，並不適合飛機飛行與作業，飛機未配合作戰，應屬正常。於追擊期間，飛機轟炸與否已無關緊要，何須大費周章。再則，既配屬飛機兩架，由盛世才直接指揮，¹⁴⁵甚或所有飛機，均聽命於盛世才，無須透過李笑天調配，若將之歸諸於李笑天，似不合軍中禮法，頗有無端構陷之慮。

5.7 蘇聯介入之疑

至於盛世才認為陶、陳、李三人延續四一二政變，企圖蘇聯完成控制新疆之目的，簡而言之，四一二與迪化第二次政變皆為蘇聯幕後指使與策劃。揆諸日後新疆所發生之陰謀暴動案，三角同盟、外國勢力、托派等，盛世才莫不引為主謀者，如出一轍。因而就蘇聯幕後主導此一陰謀案，實不足一辯。

另對外間傳言，或可一聞。趙劍鋒之子趙挺記稱，「盛部下團長盧毓麟於六月廿五日向盛報說，陳、陶、李三人和黃慕松互相勾結，要圖謀不軌。外面傳說是盧向盛報告的內容。」¹⁴⁶其舉報日期與盛所述不

同，內容並未談及「三角同盟」。由於此傳言未經事後修飾，此說反較盛氏說法更接近事實，可作為「三角同盟」不存在之旁證。

6. 政變之影響

盧毓麟等之密報、三角同盟、陶明樾密謀主席、陳中矯命、李笑天策動軍隊暴動等由諸人敘述政變發生原因，均有其難解與矛盾之處。嚴格論之，所述原因俱都係不實與捏造，亦不為過。本節將由政變後之情勢著手，容或可見真相於一般。

6.1 軍事委員會之罷議

六月廿六日臨時緊急會議召開前，盛世才迅即逮捕與處決陳、陶、李三人，會議開始後，盛世才除出示三人謀叛文件外，並反對改督辦為軍事委員會，且強烈表達辭職及率軍赴塔城。盛氏或深受刺激，或對政局不滿而表達辭意，當可理解；然為反對將督辦公署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而辭職，甚至不惜兵撤塔城，任迪化由爾所為，以恫嚇新疆當局，頗費思量。前論及政變發生原因之三角同盟、陶明樾謀取主席、陳中矯命、李笑天暗誘軍隊暴動等，似與軍事委員會組織無關聯，何須大費周章、出言恫嚇？其因無他，此方為政變之中心問題，處決陳、陶、李三人不過為藉口耳。

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為避免軍人專權，統一軍權，制定軍事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軍事委員會採委員制，統一掌理全國軍事。¹⁴⁷北伐完成後，一方面成立編遣委員會以裁減軍隊，降低國家預算於軍費之支出；另一方面將各省武力改編為防軍司令部，維持地方治安，而後再縮編為保安團，以為清鄉剿匪，避免割據再現。¹⁴⁸昔因新疆形勢特殊，而獨設總司令部，以統轄新疆軍事，此為楊增新由邊防督辦，改任為新疆總司令之故。楊增新遇刺身亡，金氏繼任總司令之職，並依國民革命軍之編制改組新疆部隊。但金氏不滿意總司令之名號，指示新疆駐京代表魯效祖爭取恢復編防督辦稱謂。¹⁴⁹另遣廣祿於民國十九年末向國府進獻羊脂白玉，以作為中華民國國璽，¹⁵⁰旋即發佈金樹仁為新疆邊防督辦。

邊防督辦總理對外交涉、軍事組織與動員之責，具獨斷專擅之權，受中央之約束較少。軍事委員會由

出版社，1980年。

¹⁴³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⁴⁴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07，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⁴⁵ 新疆空軍至為簡陋，研判應無轟炸機之編制，所謂飛機投彈，仍屬於較為原始方式，是以用於偵查之飛機，亦可用之於投彈。

¹⁴⁶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30，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本書又引用宮碧澄回憶錄謂，「黃慕松入組成龐大宣慰團，預於適當時機取代盛世才，自任督辦兼主席。於盛世才帶兵剿馬之際，分別與劉文龍、楊波清、張培元代表徐文舫密談，並擬拉張培元、馬仲英、和加尼牙孜進入軍事委員會，牽制與架空盛世才，再與陳、陶、李組成反盛核心。但為盛氏偵

知，黃慕松與中央聯繫之電文，亦為盛氏破解。於是盛氏處死陳、陶、李三人，給黃氏一下馬威，並加以軟禁。」由於宮碧澄當時並不在新，所述應僅憑個人臆測，本文略而未從。

¹⁴⁷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六章，第二節地方政治之改革，頁849，國立編譯館，1987年。

¹⁴⁸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六章，第二節地方政治之改革，頁851，國立編譯館，1987年。

¹⁴⁹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9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¹⁵⁰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頁1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軍事委員組成，委員長領會議主持與裁決之權，但仍受委員之節制，權限遠低於邊防督辦，可收分權功效。四一二政變之初，陳中於臨時維持會中，力主組織軍事委員會，取代邊防督辦公署。經議決，並推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代行軍事委員會決議。¹⁵¹四月十四日盛世才率軍進入迪化，陳中再於維持會中推翻前議，回復督辦制，舉盛世才為臨時邊防督辦統轄軍權。¹⁵²

黃慕松抵新，除宣慰與安撫新疆人心外，為避免專權及調解各方軍事勢力，力倡改督辦公署為軍事委員會，一如汪精衛七月十日於國府中央總理紀念週所言之「軍事統一於中央」，另思以統一新疆軍事，罷戰息兵，造福人民。黃慕松隨員高長柱於黃氏返京後受訪時，證實黃氏將任命張培元、和加尼牙孜等軍事領袖與素負眾望者為委員，並舉盛世才為委員長。¹⁵³黃慕松新疆宣慰，主要係代表中央安撫亂局，並對新疆政治進行整理與安排。惟劉文龍與盛世才已就新職，黃氏之工作必面臨相當之困難，尤其軍事組織與人事之調整。軍事委員會之設置，容納昔日敵人，無疑削奪盛世才之權力，違背盛氏入新之初衷。¹⁵⁴黃慕松未見於此，仍就商於陶、陳、李三人，其中涉及統一軍事辦法之制定及人事之調整，¹⁵⁵致使三人往來於宣慰使署，不絕於途。所議之事，俱為盛世才耳目偵知，因而種下殺機。

六月廿六日會議與會人士，莫不因突發殺戮而震懾，莫不因兵撤塔城而膽寒，劉文龍更因而痛哭失聲。¹⁵⁶與會人員茫然不知所措

¹⁵¹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09，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⁵²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16，蘭溪出版社，1980年；亦可見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5，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⁵³高長柱談新省政變與宣慰經過，民國廿二年七月廿三日南京中央日報。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78，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⁵⁴依盛氏自述，動機有二：一為開發邊疆、另一了解蘇聯共產主義國家之實際情況。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據盛氏老友趙鐵鳴謂盛之入新，旨在伺機掌握邊區，另創一新局，無謂榮辱。見新疆民眾聯合會：《盛世才禍新紀略之二》，頁17，集資出版。本書係由新疆民眾因痛盛之貽禍新疆，而自行集資出版，年代久遠，作者及出版年均未能考。眾說紛紜，然入主新疆之心則一。

¹⁵⁵高長柱談新省政變與宣慰經過，民國廿二年七月廿三日南京中央日報。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178，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⁵⁶張大軍隨軍駐新期間，曾訪劉文龍。劉氏謂：「四月革命時將本人推出，辭不獲已。尤其在盛初握軍符時，已驕態畢露，於深感新疆政治前途無望，當時其表示絕不干涉，一切政治事務由本人處理。可是事實上，到黃宣慰使到後，他不僅露出猙獰面目，而且擅自殺了陶明樾、李笑天、陳中等人，……」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95，蘭溪出版社，1980

只有對盛、劉二氏慰留，并全體往謁黃宣慰使，請為轉達中央，緩改督辦制度，以維邊局。¹⁵⁷

就黃慕松立場，改組督辦公署為軍事委員會旨在維持和平，詎料發生慘案，超乎原設想之內。中央雖對盛世才多有寄望，但如何放任其征戰四方，荼毒生靈。戰事既起，軍事委員會成員已難有信任與合作。殺戮已生，軍事委員會組織已難達分權與和平。自此，軍事委員會改制之議遂罷，新疆之軍事獨裁已不可免。

就盛世才觀點，其甘心捨高位就新疆小吏，即在獲取邊區政權，列土封疆。既已榮膺邊防督辦統領軍權，且擊敗馬仲英，聲勢正盛，豈容他人酣睡旁側。軍事委員會之設置，非其所願，勢必除之。黃慕松抵新之前，傳言謠言紛傳，盛氏雖已掌控軍政，縱有心反對，尚無立場用以拒絕與辯駁。但若造成馬仲英入侵、盛氏禦敵之實，可坐實邊防督辦之責，並以馬仲英違逆中央意旨，拒絕軍事委員會之安排與調整。職是之故，方令和加尼牙孜進兵阜康，以為歸化軍出兵之藉口，引誘馬仲英隨之而動，掀起盛、馬大戰。黃慕松至迪當日，與盛一晤，無暇止之，只得任其發展，遂盛氏之心願也。紫泥泉戰後，盛氏凱旋返回迪化，獲知陶、陳、李三人協助黃氏制定統一軍事辦法，而以謀刺督辦罪名，迅速處決三人以迫使黃氏放棄原議，逞其所欲。

6.2 宣慰任務之失敗

依蔣中正電告馬仲英，黃宣慰使必能「體察群情，秉公處置，以謀漢回之融洽」，亦即和輯漢回為黃慕松蒞新之主要任務。於黃慕松告新疆父老書中揭

本總理博愛之精神，承中央和平之意旨，解決一切糾紛，除卻不良政治，出人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不咎既往，嘉勉將來，人民各守其業，軍隊各守其防，靜候中央處理，勿再誤會重生。¹⁵⁸其赴新之目的已昭然若揭，尤其對軍隊各守其防，用意之明，不言可喻。

黃慕松與盛世才於迪化城外督署辦公處會面，黃氏聞聽盛世才即率軍開赴阜康，基於其入新宣慰目的，想必勸說盛氏罷戰，並告以改組督署為軍事委員會，容納不同軍事領袖共謀和平，顯然未有結果，初受挫折。

黃慕松抵新宣慰，駐節滿汗王公署，¹⁵⁹並立派隨

年。由劉氏之陳述，不難想見在當時會中，其心情之悲涼與無望。

¹⁵⁷吳靄宸：《新疆紀遊》，頁118，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¹⁵⁸轉引自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¹⁵⁹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頁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然張大軍謂省府擇定金樹仁前主席公館為宣慰使行轅，與趙挺所述不同。著者以為趙挺引趙劍鋒之言，且無關宏旨，故從趙挺說。見張大



行攜帶告新疆父老書，分赴各地進行宣慰，了解民隱。省方劉文龍報告政變經過與善後，盛、馬和談代表吳靄宸、楊波清均晉謁報告和談結果。黃氏另召集各方領袖洽商處置新疆變局，並計畫邀集鄧寶珊、楊虎城、馬步芳等入新，共商解決之道。¹⁶⁰對軍事處置，則以和平為要，與新疆各方商定軍事委員會之組織與人事，此時在迪軍事將領，何止陶、陳、李三人，劉斌、楊耀鈞等人均具相當實力，深信參與會商人員，亦應不止此三人，何況委員人選涉及甚廣，又豈三人所能決定與全解。盛世才遽爾以謀叛罪名，未加審訊與判決，即予槍決三人，省府委員為之震懾，黃慕松又何忍於此，軍事委員會之改組，不得中止，而再受挫折。

政變次日，中央接獲劉文龍、盛世才電文曰
當大軍出發之後，文龍在省，悉心布防，省防始獲安謐，不圖正在各軍討逆之際，乃有省政府秘書長陶明樾、督署行營參謀長陳中、航空處長李笑天竟乘隙勾煽後方軍士，擬將現有之主席、督辦同時推翻，以圖自立，證據確鑿，斑斑可考，……復在陶明樾家中搜出信件，內敘由若輩密舉黃慕松為新省主席，另組軍事委員會，以便各滿所欲等情。¹⁶¹

並籲請加派中央大員陳立夫、彭昭賢、劉光、張鳳九等等四員蒞新調查。同日新疆各民族聯合會、督辦公署劉斌分電中央，籲請中央儘速真除劉文龍、盛世才職位，恫嚇意味不言可喻。¹⁶²繼則六月二十八日黃慕松忽以明語電中央曰

查臨時督辦盛世才，臨時主席劉文龍，辛苦維持，業經數月，擬請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¹⁶³

次日再接迪化民眾聯合會、教育會、商會等之電文，語意強硬，以求真除。以中央之明，必知何如，對黃慕松之安危甚是關切。七月五日中央以馬仲英已退，

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48，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⁶⁰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著者以為邀集鄧寶珊等人入新乙節，並未見諸史料，或許為張大軍氏引用者老所述，然以當時情勢，黃氏與鄧寶珊於蘭州曾晤面，對相關事宜必有商酌，應知該人等入新，徒增盛世才之疑，成行機會甚微，故懷疑其真實性。

¹⁶¹二史館藏行政院檔案。轉引自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¹⁶²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¹⁶³轉引自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亦可見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電告黃慕松宣慰即行結束，剋日回京報告。¹⁶⁴中央隨派宮碧澄、彭昭賢為新疆視察專員；中央黨部並發表彭昭賢為新疆黨部特派員，銜命赴新。宮碧澄、彭昭賢及新疆駐京辦事處處長張鳳九，聯名去電盛世才謂：「對於黃慕松不要過於苛待，中央叫我來新疆解救作為交換條件。至於督辦等名義，等黃慕松回南京後即可發表。」¹⁶⁵事略稿本於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五日記載曰

今日行政院電召黃慕松返京。另派宮碧澄(按為澄之誤)、彭昭賢赴新宣達意旨，新疆軍政法令劉文龍、盛世才主持。¹⁶⁶

宮碧澄、彭昭賢及張鳳九之聯名電，當本於此。此電既發，主席與督辦人事應屬定案，俟黃氏抵京後，即可相機辦理。盛世才目的已達矣。嗣後，聞聽黃慕松獲得自由，與南京通電，故宮碧澄仍留京，派張鳳九及彭昭賢入新調查、調解，盛氏遂允許黃氏返京。七月二十一日黃慕松偕隨員離新，次日下午抵達南京，經休養數日後赴贛報告。八月一日行政院會通過劉、盛之任命案，同時發布張培元兼任伊犁屯墾使及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新疆省人事告定。¹⁶⁷

6.3 中央處置之無奈

自黃慕松入新至新疆第二次政變期間，黃慕松之處境備受關注。由盛氏率部剿馬，至盛返迪化發動政變，各人說法迥異，予人震撼迷離不知所之，非予釐清不足以窺全貌。

初入新，黃氏受各民族之擁護，六月十六日張培元電中央表示擁護，六月二十一日維漢族武力領袖通電中央服從命令，各級官員與各族領袖亦分謁黃氏，表述政情與民情。就中央與新疆分隔多年，此種情態亦屬正常。由盛世才之觀點而言，即有難容之處。一者省主席與督辦身分未定，再者屬下競相拜謁進言，不免有坐實以黃代盛傳言之勢。更有甚者，黃氏之削權建議，無異有去盛之意，斷不可忍。政變後，七月十一日馬仲英仍去電中央，期能實授黃慕松主新。傳言之可畏，莫不以此為甚焉。

政變之後，盛氏殺人之心既起，黃慕松身受震

¹⁶⁴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¹⁶⁵宮碧澄：〈國民黨在新疆的活動點滴〉，《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36，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宮氏謂盛世才接宮、彭、張聯電後，黃慕松獲得自由，仍未得返京，未有其他史料可資為旁證，彭昭賢與盛世才回憶錄對原因，所述均多謬誤，難以採信，本文遂引宮氏之說。

¹⁶⁶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五日條，頁47，國史館印行。

¹⁶⁷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64，蘭溪出版社，1980年。



懾，性命堪虞。以黃慕松之前與中央聯繫頻繁，¹⁶⁸一旦斷絕即可知黃慕松行動與意志已受監控，無能再與中央順心聯繫矣。中央亦展開救援之途，七月十一日蔣中正電汪精衛曰

(略)對於新疆問題，只可催張彭(按為張鳳九與彭昭賢)乘飛機前往調解。昨張鳳九兄來談，最好派一大員，一面前往查辦，一面先委省府各廳長，此大員以季陶兄(按指戴季陶)為最適宜。……廳長問題，據張鳳九兄意，可由中央先行派定，決無意外。弟(按為蔣中正)以稍持重為宜，否則前任劉文龍為主席，中央參酌一二省委與廳長，其餘就新省現有者而委之。盛事且待後決，則盛與劉各別處理，或較容易，且盛乃主軍，對黃事(按指黃慕松受脅之事)更應負責也。¹⁶⁹

後戴季陶果不能往，由張鳳九與彭昭賢即往新疆勸解於盛。前謂行政院同意劉盛主政軍，依蔣氏意見，劉盛分別處理，期收分化與脅迫之效。然人事究屬行政院權責，或經通盤考量，仍同時發布主席與督辦之任命。

中央除以人事妥協以為補救外，因時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盛世才有舊，七月九日蔣中正嘗電黃郛謂

盛曩曾任總部作戰科長，本略有淵源，此次新疆事變，未免魯莽。兄既與有舊，隨時多與通訊，加以指導，自甚佳也。¹⁷⁰

其後發展若何，未有史料證之。同日，彭昭賢以蔣中正之名逕致電勸勉盛世才謂

新變發生，不勝惶惑。前日中(按指蔣中正)與汪院長業已會電申述中央意旨(按應指宮碧澄、彭昭賢及張鳳九之聯名電)，計當達覽。黃使職司宣慰，責在統籌，迭次來電，對吾弟及劉代主席，均稱道不置，屬意良殷，萬勿輕信謠言，自生攜貳。尚望恪守綱紀，力持鎮靜，以待中央適當之處置，所有徹查專員已電呈中央核派矣。¹⁷¹

蔣中正復陝西省主席邵力子九日電告新疆事及指示馬部駐地，曰

新局變生，慕松已久無來電。中央現擬派員前往徹查核辦。馬仲英部駐地，請兄就近與一民(按

指朱紹良)熟商詳籌電告。¹⁷²

可見中央對黃慕松處境與安危，甚是關切，多方紓解與營救，致有宮、彭、張聯名電盛示弱之舉，以真除相誘也。黃慕松脫險，中央亦不負其言，誠於八月一日發布真除以解危機。

黃氏入新之時，盛氏即已派員監視，對黃氏之一舉一動、接見人士瞭若指掌，發中央電文亦予截留及破譯。¹⁷³自黃慕松發明電後，中央幾再無收黃氏之電，因而迭有傳言，黃慕松已遭盛世才軟禁。針對軟禁一說，盛世才辯之曰

槍決陶、李、陳的第二天(按六月二十七日)，行政院汪院長即電黃宣慰使，言宣慰任務完畢，立即回京報告。黃等接汪電後，即第三天(按六月二十八日)早九時乘機飛京，我曾親到機場送行。……蓋汪黃雖然犯有政治錯誤，但地方當局，只得容忍。我對黃始終有禮貌，及所以維持中央政府的尊嚴。¹⁷⁴

黃氏於六月十日抵迪化；六月二十六日發生第二次政變，陶、李、陳三人遭槍決；六月二十八日黃氏發明電與汪精衛；七月五日汪電黃結束宣慰；七月二十一黃偕隨員離新；七月二十二日黃氏抵達南京覆命。另據黃氏隨員之一高長柱接受南京中央日報訪談所述：「黃氏於前(二十一)日上午六時由迪化乘歐亞航空公司第二號飛機東返。」¹⁷⁵黃氏行程俱載史冊，與盛所述不同，或為誤記，或為掩飾，殊堪玩味。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期間，黃氏究有何行程、作為及談話，並無資料可循，似與世隔絕，此為盛氏須加以說明者也。然就黃氏六月二十七日之明碼電

¹⁷²同上引。

¹⁷³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105，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蔡引用南京二史館館藏行政院檔案謂：「黃慕松和陶、陳、李的活動全部被盛世才偵知。盛儘管身在前線，但他在省城佈有密探，宣慰使署的服務人員都是盛的耳目。盛對黃的來往電報監視、扣留。6月18日，黃給汪精衛發的特急電稱：自到迪化後，已發出電報14通，但由俄轉來各電均未收到。汪則復電稱：來電14通，只收到8通，尚有6通未到，而汪發給黃的5通電報，黃只收到1通。」時為求電報通訊無礙，往往除發往收報人之外，同時循其他電報網路發給收報人，以資評斷通訊順暢與否。黃與汪間之電報來往，同時經由莫斯科大使館及太原兩地轉發，因而可探知電報確遭扣留與截發。另據宮碧澄所述：「新疆無線電台台長王海洲告訴我說，黃慕松當時打給南京許多郵電都扣留了，這一次還經過檢查才發出的。見宮碧澄：〈國民黨在新疆的活動點滴〉，《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36，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¹⁷⁴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盛世才著：〈第二部牧邊瑣憶：十大錯誤檢討彭昭賢先生〉，頁296，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¹⁷⁵轉引自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78，蘭溪出版社，1980年。

¹⁶⁸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頁99，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謂：「黃到迪化第三天就致電汪精衛、蔣介石約定每日至少必發一電，並編號數，以便查考。」

¹⁶⁹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條，頁62，國史館印行。

¹⁷⁰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1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上)》，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條，頁87，國史館印行。

¹⁷¹同上引。



報，已可研判梗概，若非受脅，何須一改前例，以示於盛氏者也，亦取信於盛氏者也。縱非軟禁，言行與訪客受限當不誣也。

7. 結論

民國廿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距四一二政變三月有餘，距宣慰使團抵新一月又十日，黃慕松率團離新，新疆局勢為之丕變。盛世才獨霸態勢已成，新疆遠離中央局面已明，其關鍵則在於迪化第二次政變之爆發。與其說盛世才誅除異己，毋寧說盛世才決裂中央。對第二次政變之發生原因，黃慕松隨員高長柱於返京受訪時所言甚是，其曰

黃宣慰使得各民族代表與新當局之熱烈歡迎，對新整理，積極計畫，使在分崩離析中新省政權，得以統一，而紓中央西顧之憂。故先決問題即設法統一軍事，然後政治設施方易著手。時值盛世才追逐馬仲英之際，盛氏在前方，黃使即與省府秘書長陶明樾、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計商統一軍事辦法，擬將督辦公署改為新疆軍事委員會，而以新省第五師師長張培元，及各族素負聲望之領袖人物和加尼牙孜為軍事委員，以盛世才為委員長。因盛在前方未即告知，而事已聞於盛，因遭盛之誤會即返迪化，圖將陶、陳、李三人用非常手段處決。¹⁷⁶

斯言對盛氏之野心以誤會蔽之，實乃不出惡言，仍留談判空間之例也。張大軍氏於其鉅著《新疆風暴七十年》內謂：當黃氏對盛氏提出改組之際，盛氏覆以「剿完馬仲英再說」。¹⁷⁷盛氏答覆之言，當可解為「軍事控德，無暇思慮」，亦可釋以「悍然拒絕，毋庸再議」。但張氏未言何時提出。可能於六月十日盛氏與黃氏於迪化城外督署辦公處「一晤」時提出，亦有可能於盛世才六月十九日返迪之後提出。無論何時，成立軍事委員會乙事，黃慕松已然告知盛世才，之後即未再討論。黃慕松有意促成此事，當不致隱而不言，不思與盛世才討論，逕由陶明樾與陳中等議定人事。因之誤會一說，恐係盛世才以軍務繁忙為由，迴避眾人所致。盛氏此舉又與日後各陰謀案如出一轍，陽迴避不見，陰勾連串證之藉口也。

陶、陳、李三人既經槍決，屍身由家人或同鄉領葬。然則何三人之不幸，身罹慘變而非他人？何槍決之速？四一二政變之遺禍，滅口也。陶明樾與陳中固為四一二政變主事者，身負聯絡、調遣之責，對政變經過知之甚詳。然李笑天履單線聯繫盛世才之任，鮮為人所知者也，此又關係盛世才於政變中之身分，必殺之而後快。尤有甚者，三人均為新疆政府官員，殺

之可收警懾內部之效，而無激怒中央另起刀兵之虞，一石二鳥，誠可謂深思遠慮也。

迪化第二次政變乃四一二政變之遺緒，之後，盛氏所轄之新疆，無人再敢挑戰其威權，穩操新疆政軍權柄。中央無能力再與聞新疆事，羅文翰再赴新疆，亦難以挽回。製造迪化第二次政變之手法，幾成為盛世才統治期間，陰謀叛亂案件之藍本。政變之形成，亦成為恐怖統治之濫觴，對新疆歷史之進程，影響既深且巨。日後之殘酷獨裁與殺戮無日無之；徹底親蘇政策使新疆幾淪為附庸，竟莫之能禦也。

8. 誌謝

本論文為教育部獎補助本校研究計畫(編號105A01)經費支持，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9. 參考文獻

1. 劉學鈞《新疆史論》，知書堂出版社，2013年。
2. 林思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3.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國史館印行，1993年。
4.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共12冊，蘭溪出版社，1980年。
5.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包爾漢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6.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78年。
7. 樊明莘：《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自費發行，2001。
8. 鋒暉編：《廣祿回憶錄—時任民國駐中亞總領事的回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9. 蔡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杜重遠：《盛世才與新新疆》，生活書店發行，1938年。
11. 蔡登山編：《彭昭賢、盛世才回憶錄合編》，獨立作家出版，2014年。
12. 吳靄宸：《新疆紀遊》，頁84，第三版，商務印書館，1945年。
13. 趙挺：《趙劍鋒新疆見聞錄—1933-1949》，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
14.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
15.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國史館，1995年。
16. 王逸之：《五次圍剿—國軍五次圍剿紅軍戰役始末》，知兵堂出版公司，2013年。
17. 沈亦雲：《亦雲回憶》，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¹⁷⁶同上引。

¹⁷⁷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第6冊，頁3253，蘭溪出版社，1980年。此說張大軍氏並未註明引用出處，然張氏駐新期間，遍訪耆老，此說可能出自於耆老自述，應屬可信。



18.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20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至六月》，國史館印行，2005年。
19. 王孟陽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104-15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20. 宮碧澄口述：〈第四章 捏造罪名 剷除異己 陶、李、陳命赴黃泉〉，文思主編：《我所知道的盛世才》，頁38，中國文史出版社。
21. 吳靄宸：〈盛世才與馬仲英和談親歷記〉，《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頁156-16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
22. 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六輯，1980年。
23. 新疆民眾聯合會：《盛世才禍新紀略之二》，集資出版。
24.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國立編譯館，1987年。
25. 宮碧澄：〈國民黨在新疆的活動點滴〉，《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新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26.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0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上)》，國史館印行。
27. 馮建勇：〈社會輿論對南京國民政府至新政策之評論與反思—以1933年“四·一二”政變為中心〉，《民族學刊》，第11期，頁82-93。
28. 崔保新：〈黃慕松生平著作編年述略〉，《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4期，頁27-34。
29. 林正言：〈盛世才簡傳〉，《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21-24。
30. 盛世才：〈從南京到新疆〉，《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頁93-95。
31. 宋念慈：〈我所認識的盛世才〉，《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二期，頁45-52。
32. 堯樂博士：〈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傳記文學》，第十二卷，第三期，頁67-70。
33. 堯樂博士：〈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傳記文學》，第十三卷，第五期，頁54-58。
34. 張大軍：〈從寄人籬下到前敵總指揮—「蓋棺論盛世才」之三〉，《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一期，頁70-74。
35. 張大軍：〈時來運轉巧遇政變喜劇—「蓋棺論盛世才」之四〉，《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二期，頁77-82。
36. 張大軍：〈南柯一夢登上督辦寶座—「蓋棺論盛世才」之五〉，《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三期，頁77-82。
37. 張大軍：〈盛世才與黃慕松鬥法—「蓋棺論盛世才」之六〉，《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四期，頁63-70。
38. 張大軍：〈刀光血影粉粹「三角同盟」—「蓋棺論盛世才」之七〉，《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65-75。
39. 張大軍：〈逼走羅文翰 同室又操戈—「蓋棺論盛世才」之八〉，《傳記文學》，第二十卷，第五期，頁82-92。
40. 張大軍：〈囚禁劉文龍 向俄共乞援—「蓋棺論盛世才」之九〉，《傳記文學》，第二十一卷，第一期，頁71-81。
41. 張大軍：〈蘇聯紅軍在新疆的血手—「蓋棺論盛世才」之十〉，《傳記文學》，第二十一卷，第二期，頁87-94。



Sheng Shi Cai's Actions Taken After the Xinjiang 412 Coup – Causes of the Second Coup in Di Hua

Yu-Ming Sung¹, Cheng-Yu Liu²

¹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of
Technology

² Department of Digital Multimedia of
Technology

cyliu@mail.lit.edu.tw

Abstract

As the Governor of Xinjiang Province, Jin Shu Ren's(金樹仁) ruling policy caused the rebellions of Uighur(維吾爾族) and invasions of Ma Zhong Ying(馬仲英). In April, 12, 1933, naturalization military from Russia(歸化軍) associated troop from Manzhou(東北救國軍) and military leader Sheng Shi Cai(盛世才) to overthrow the Jin's regime. The incidence was so called 412 Coup. Sheng Shi Cai was elected as the temporarily Supervise of Xinjia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南京國民政府) then assigned Huang Mu Sung(黃慕松)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to console people and military in Xinjiang. The another plan was to organize the Military Commission(軍事委員會) to cease the conflicts among war lords. However, Sheng rejected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 and refused military mediation by provokin the war to Ma Zhong Ying and launching the second coup in Di Hua(迪化第二次政變).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forced by helplessness to cancel the original plans. This coup chang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and almost made Xinjiang to be the vassal of Soviet Unions. The style for the coup then became the model shown in the following coups.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find out the causes why and how the Second Coup was happened by tracing and comparing key persons' memoirs. The results can be the reference for follows.

Keywords: Xinjiang, Sheng Shi Cai, Huang Mu Sung,
the Second Coup in Di Hua

